

廿一史論贊

卅四之六

金元

					漢書門
二〇	二五	二七	二九	三〇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九		二二	漢
〇函		三三	
一七	二〇	二九	書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319
冊數	20 (20)
函號	290 124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金

史

金史小引

金史大都本之揭傒斯而脩于脫脫者矣其餘張東澗諸
 家著有金虜志金虜節要使金錄金國行程金人背盟錄
 金人犯闕記金人南遷錄頗可采問有存者要之斯附歐
 陽玄之私臆而成書亦于楊廉夫之所不取也今止摘其
 論贊則諸在所略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金史小序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飛仲 批選 子 沈 琦韓來 較

新安 汪溪光喬生 全閣 新安 程 程 程 礎礎石 全叅

金史

本紀

世紀

太祖

太宗

淺草文庫

二十一史論贊

金史目錄

熙宗

海陵

世宗

章宗

衛紹王

宣宗

哀宗

世紀

志

天文

曆志

五行

地理

禮志

樂志

儀衛

輿服

兵志

二十一 史論資

全史目錄

刑志

食貨

選舉

百官

表

宗室

交聘

列傳

后妃

宗室諸王

石顯桓赫桓散達烏春溫效蒲刺臘酷鈍恩留可阿疎

奚王回鹘保

歡都治訶骨赫訛古乃蒲查

太祖諸子

撤改宗憲習不失宗亨宗賢石土門忠思敬

幹魯幹魯古勒重婆盧火五扎忽闍母宗叙婁室銀朮可

阿離合德宗雄希尹

宗翰室望

左企弓盧仲文曹勇義康公弼

太宗諸子

宗弼張邦昌劉豫撻懶

劉彥宗劉萼劉苦劉仲誨劉頊時立愛韓企先

字文虛中王倫

熙宗二子

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益暉大莫磐阿里補

郭藥師

移刺溫

蕭仲恭高松

光英

張通古張浩張汝霖張玄素張汝弼耶律安禮納合椿年祁

宰

徽禹喝耨益溫敦思忠溫敦元帶奢睹

高楨白彥敬張景仁

世子諸子

李石完顏福壽獨吉義

烏延蒲烏里等

統石烈志寧僕散忠義徒單合喜

統石烈良弼完顏守道石琚唐据安禮移刺道

蘇保衡等

高衍高德基張九思

完顏撒改等

趙興祥石抹榮

毛碩李上達曹望之大懷貞虛孝儉盧庸李德

徒單克寧

章宗諸子

顯宗諸子

獨吉思忠承裕

宗浩

夾谷清臣內族襄夾谷衡完顏安國瑤里李迭

移刺履張萬公蒲察通粘割幹特刺程輝劉瑋董師中王尉

馬惠迪

梁襄

路伯達

裴滿亨幹勤忠張大節張亨韓錫鄧儼巨構賀揚庭

閻公貞焦旭劉仲洙李完馬伯祿楊伯元劉璣康元弼移刺
益

完顏匡完顏綱完顏定奴

徒單鎰賈玄孫鐸孫即康李軍

孟鑄宗端修完顏閣山路鐸完顏伯加木虎筠

張煒高詒李復亨

承暉抹狀盡忠僕散端耿端義李英字木魯德裕烏古論慶

壽

僕散安貞田琢完顏弼蒙古綱必蘭阿魯帶

完顏仲元完顏阿鄰完顏霆烏古論長壽完顏佐

石抹仲溫等

納坦謀嘉等

奧屯忠孝蒲察思忠紇石炭胡失門完顏寓幹勒合打

程案任熊祥孔璠范拱張用直劉樞王倫揚伯雄蕭貢溫迪

罕締達張翰任天寵

張暉張行簡

賈益謙

劉炳

米虎高琪塔不也

高汝礪張行信

胥鼎侯犇把胡魯師安石

完顏素蘭陳規許古

楊雲翼趙秉文

韓玉馮舜李獻甫雷淵程震

古里甲石倫內族訛可

撒合輦強仲烏林答胡土

內族思烈

統石裂牙吾塔

完顏合達移刺蒲阿

完顏賽不

內族白撒

赤盞合喜

白華

斜卯愛實石抹世勣

完顏奴申

崔立

聶天驥赤盡耐忻

徒單兀典石蓋女魯歡蒲察官奴內族承立

徒單益都粘哥剌山王賓

國用安時青

苗道潤王福移刺衆家奴武僊張甫請安民郭文振胡天作

張開燕寧

粘葛奴申完顏婁室烏古論鎬

張天綱完顏仲德

傳

世戚

忠義

文藝

孝友

隱逸

循吏

酷吏

佞倖

烈女

時子求曰語云知子莫如父世祖有十一子長烏雅束次阿骨
打季吳乞買世祖疾篤呼弟盈哥謂曰烏雅束柔善若辨集契
丹事阿骨打能之後果滅遼稱金克成先志積德者興積強者
勝所繇來矣

太祖名阿骨打劾里鉢之次子後更名昊

贊曰金有天下百十有九年太祖數年之間算無遺策兵無留行
底定大業傳之子孫嗚呼雄哉

雄哉二字史臣苦心摹畫之筆曹馬諸奸竊柄盜國純以權術
變詐用事陰邪罕匹謂之姦雌當矣若夫阿骨打遼主命之舞
直辭之觀其答不告喪之問對阿息保之詰與兵誓師之詞何
等披露絕無匿昧意態雄之一字真點睛妙手幾欲破壁飛去

三十一 太宗 卷三十四 太宗 三

太宗名吳乞買勃里鉢三子太祖之弟更名晟
贊曰天輔草創未遑禮樂之事太宗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翰
宗望總戎事既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續以武功述以
文事經國規畫至是始定在位十三年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末聽
大臣計傳位熙宗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甚難矣
宋高祖忍耻忘親貽譏千古獨以棒立孝宗一節書不絕貶而
况太宗盛德之主乎傳位熙宗出大臣計賢於趙普倍獲笑史
臣特表其事鑒往戒來其功豈不偉哉

太宗名吳乞買勃里鉢三子太祖之弟更名晟

贊曰天輔草創未遑禮樂之事太宗以斜也宗幹知國政以宗翰
宗望總戎事既滅遼舉宋即議禮制度治曆明時續以武功述以
文事經國規畫至是始定在位十三年宮室苑囿無所增益末聽
大臣計傳位熙宗使太祖世嗣不失正緒可謂行其所甚難矣
宋高祖忍耻忘親貽譏千古獨以棒立孝宗一節書不絕貶而
况太宗盛德之主乎傳位熙宗出大臣計賢於趙普倍獲笑史
臣特表其事鑒往戒來其功豈不偉哉

三十一 太宗 卷三十四 太宗 三

熙宗名曹

贊曰熙宗之時。四方無事。敬禮宗室大臣。委以國政。其繼體守文之治。有足觀者。末年。酤酒妄殺。人懷危懼。所謂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馴致其道。非一朝一夕故也。有初鮮終之病。說得廉廉。

三十一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九

海陵

贊曰海陵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卒之戾氣感召。身由惡終。使天下後世稱無道主。以海陵為首。可不戒哉。可不戒哉。國家治平。每繇言路弘開。君不諱過。海陵反是。宜其亡也。

十一 史記 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九

世宗本紀 卷三十一 世宗 卅九

世宗本紀 卷三十一 世宗 卅九

世宗

贊曰。世宗久典外郡。明禍亂之故。知吏治之得失。即位五載。而南北講好。與民休息。於是躬節儉。崇孝弟。信賞罰。重農桑。慎守令之選。嚴廉察之責。却任得敬。分國之請。拒趙位寵。郡縣之獻。孳孳為治。夜以繼日。可謂得為君之道矣。當此之時。羣臣守職。上下相安。家給人足。倉廩有餘。刑部歲斷死罪。或十七人。或二十人。號稱小堯舜。此其效驗也。然舉賢之急。求言之切。不絕於訓辭。而羣臣偷安苟祿。不能將順其美。以底大順。惜哉。陳木叔曰。宋孝宗切於求治。而一時宰輔皆非令器。遂起自用。

二十一 史記 卷三十一 世宗 六

之私論者謂高宗誅絕大臣無儲養以貽後昆故不能比隆唐
虞理或然也金世宗稱一代賢主亦有有君無臣之嘆倘繇熙
宗晏殺海陵拒諫屈折人才之所致歟三復是贊嗟吁者竟曰
前人有云金世宗可比漢文帝但文帝學術高耳

章宗

贊曰章宗在位二十年承世宗治平日久宇內小康乃正禮樂脩
刑法定官制典章文物粲然成一代治規又數問羣臣漢宣綜核
名寔唐代考課之法蓋欲跨遼宋而比迹於漢唐亦可謂有志於
治者矣然婢寵擅朝冢嗣未立疏忌宗室而傳授非人向之所謂
維持鞏固於久遠者徒為文具而不得為後世子孫一日之用金
源氏從此衰矣昔楊雄氏有云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
負醒人之法度蓋有以夫
末治本疎同歸於敝晚季諸君每有此疵祚之所以不永也苟

二
一
章宗
七
大來堂

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衛 卷三十四 衛 北 外 堂

置思焉。取而讀之。其辭甚哀。其意甚切。其言甚直。其氣甚壯。其辭甚雅。其意甚深。其言甚簡。其氣甚清。其辭甚麗。其意甚遠。其言甚切。其氣甚壯。其辭甚雅。其意甚深。其言甚簡。其氣甚清。其辭甚麗。其意甚遠。

贊曰。衛紹王政亂於內。兵敗於外。其滅亡已有徵矣。身弑國蹙。記注。亡夫南遷後。不復紀載。今校其重出。刪其繁雜。章宗實錄詳其後事。又於金掌奏。目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援壘事。附著于篇。亦可以存其梗概云爾。

衛紹王

贊曰。衛紹王政亂於內。兵敗於外。其滅亡已有徵矣。身弑國蹙。記注。亡夫南遷後。不復紀載。今校其重出。刪其繁雜。章宗實錄詳其後事。又於金掌奏。目女官大明居士王氏所紀。得資明夫人援壘事。附著于篇。亦可以存其梗概云爾。

趙彥瑑曰。無可表章。附見別紀。夷狄不屑。存其梗概。史臣之譏。深矣。

又一變格。曲折淋漓。

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衛 卷三十四 衛 北 外 堂

宣宗

卷三十四

北

宣宗

贊曰宣宗當金源末運。雖乏撥亂反正之材。而有勵精圖治之志。迹其勤政憂民。中興之業。蓋可期也。然而卒無成功者。何哉。良由性本猜忌。崇信摯御。獎用吏胥。苛刻成風。舉措失當。故也。呼應甚急。而叙置不疎。于可得意之作。

宣宗

宣宗

宣宗

九

宣宗

二十一 史記 卷三十一 大業堂

世紀
哲曰遼王果取中京宗翰宗望皆從景宣別領合札猛安合札猛
安者太子之猛安也宗翰請立熙宗宗望不敢違太宗不能拒其
義正其理直矣舊史稱睿宗寬恕好施惠熙宗不終海陵隕斃自
持厥後得大位者皆其子孫有以夫顯宗孝友惇睦在東宮二十
五年不聞有過承意開導四方陰受其賜天不假之年惜哉
吳樂生曰寓意深遠反覆思維方得其旨
一贊之中全以天字作主太宗高義睿宗寬恕顯宗陰德所盡
者人耳而天意各有所在抑或命數攸關即天亦不能自主乎

世紀

哲曰遼王果取中京宗翰宗望皆從景宣別領合札猛安合札猛
安者太子之猛安也宗翰請立熙宗宗望不敢違太宗不能拒其
義正其理直矣舊史稱睿宗寬恕好施惠熙宗不終海陵隕斃自
持厥後得大位者皆其子孫有以夫顯宗孝友惇睦在東宮二十
五年不聞有過承意開導四方陰受其賜天不假之年惜哉
吳樂生曰寓意深遠反覆思維方得其旨
一贊之中全以天字作主太宗高義睿宗寬恕顯宗陰德所盡
者人耳而天意各有所在抑或命數攸關即天亦不能自主乎

二十一 史記 卷三十一 世紀 十一

金有天下百餘年曆惟一易天會五年司天楊紱始造大明曆十
五年春正月朔始領行之其法以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
六百五十七為曆元五千二百三十為日法然其所本不能詳究
或曰因宋紀元曆而增損之也正隆戊寅三月辛酉朔司天言日
當食而不食大定癸巳五月壬辰朔日食甲午十一月甲申朔日
食加時皆先天丁酉九月丁酉朔食乃後天由是占候漸差乃命
司天監趙知微重脩大明曆十一年曆成時翰林應奉耶律履亦
造乙未曆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遂命尚書省委禮部員

曆志

金有天下百餘年曆惟一易天會五年司天楊紱始造大明曆十
五年春正月朔始領行之其法以三億八千三百七十六萬八千
六百五十七為曆元五千二百三十為日法然其所本不能詳究
或曰因宋紀元曆而增損之也正隆戊寅三月辛酉朔司天言日
當食而不食大定癸巳五月壬辰朔日食甲午十一月甲申朔日
食加時皆先天丁酉九月丁酉朔食乃後天由是占候漸差乃命
司天監趙知微重脩大明曆十一年曆成時翰林應奉耶律履亦
造乙未曆二十一年十一月望太陰虧食遂命尚書省委禮部員

外即任忠傑與司天曆官驗所食時刻分秒比校知微履及見行曆之親疎以知微曆為親遂用之明昌初司天又改進親曆禮部即中張行簡言請俟他日月食覆較無差然後用之事遂寢是以終金之世惟用知微曆我朝初亦用之後始改授時曆志今其書存乎太史采而錄之以為曆志叙得清古曲折一代曆法損益宛宛在目

五行志

金世未能一天下天文災祥猶有星彗之說五行休咎見於國內者不得他諉乃彙其史氏所書仍前史法作五行志至于五常五事之感應則不必泥漢儒為例云

時子求曰漢儒以事配例不無牽合之病要其感應自有定理如五行休咎見於國內者不得他諉數語識真議確動人修省之思

地理志

金之壤地封疆東極吉里迷兀的改諸野人之境北自蒲與路之
 北三千餘里火魯火璋謀克地為邊右旋入秦州婆盧火所浚界
 壕而西經臨潢金山跨慶桓撫昌淨州之北出天山外包東勝接
 西夏逾黃河復西歷諒州及米脂寨出臨洮府會州積石之外與
 生羗地相錯復自積石諸山之南左折而東逾洮州越鹽川堡循
 渭至大散關北並山入京兆絡高州南以唐鄧西南皆四十里取
 淮之中流為界而與宋為表裏襲遼制建五京置十四總管府是
 為十九路其間散府九節鎮三十六防禦郡二十二刺史郡七十

三軍十有六縣六百三十二後復盡升軍為州或升城堡塞鎮為縣是以金之京府州凡百七十九縣加於舊五十一城塞堡關百二十二鎮四百八十八雖貞祐興定危亡之所廢置既歸大元或有因之者故凡可考必盡著之其所不載則闕之叙壤界古意錯落叙治隸詳整有條理真良史之筆

禮志

金人之入汴也時宋承平日久典章禮樂粲然備具金人既悉收其圖籍載其車賂法物儀仗而北時方事軍旅未遑講也既而即會寧建宗社庶事草創皇統間熙宗巡幸析津始乘金輅導儀衛陳鼓吹其觀聽赫然一新而宗社朝會之禮亦次第舉行矣繼以海陵狼顧志欲併吞江南乃命官脩汴故宫繕宗廟社稷悉載宋故禮器以還外而黷武內而縱欲其猷既失奚敢議禮樂哉世宗既興復收嚮所遷宋故禮器以旋迺命官叅校唐宋故典沿革開詳定所以議禮設詳校所以審樂統以宰相通學術者於一事之

宜適一物之節文既上聞而始彙次至明昌初書成凡四百餘卷
 名曰金纂脩雜錄凡事物名數夫分派引珠貫碁布井然有序炳
 然如丹又圖吉凶二儀鹵簿十三節以備大葬大小鹵簿九節以
 備郊廟而命尚書左右司春官兵曹太常寺各掌一本其意至深
 遠也是時寓內阜安民物小康而維持幾百年者實此率基嗚呼
 禮之為國也信矣夫而况闕睢麟趾之化其流風遺思被於後世
 者為何如也宣宗南播疆宇日蹙旭日方升而燭火之燃蔡流弗
 東而餘燼滅矣圖籍散逸既莫可尋而其宰相韓企先等之所論
 列禮官張瑋與其子行簡所私著自公紀亦亡其傳故書之存僅

集禮若干卷其藏史館者又殘缺弗完姑擬其郊社宗廟諸神祀
 朝觀會同等儀而為書若夫凶禮則畧焉蓋自熙宗海陵衛紹王
 之繼統雖曰鹵簿十三節以備大葬其行乎否耶蓋莫得而考也
 故宣孝之喪禮存亦不復紀噫告朔餼羊雖孔子所不去而史之
 缺文則亦慎之作禮志

辭旨條壘使人了然於廢興之故

卷三十四 樂志

樂志 傳曰王者成功作樂治定制禮宣五帝三王之彌文哉蓋有天下者將一軌度正民俗令人神和上下令禮樂何以焉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樂然而未盡其美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際日脩月葺粲然大備其隸太常者即郊廟祀享大宴大朝會宮縣二舞是也隸教坊者則有鏡歌鼓吹天子行幸鹵簿導引之樂也有散樂有渤海樂有本國舊音世宗嘗寫其意度為雅曲史錄其一其俚者弗載云

樂志

傳曰王者成功作樂治定制禮宣五帝三王之彌文哉蓋有天下者將一軌度正民俗令人神和上下令禮樂何以焉金初得宋始有金石之樂然而未盡其美也及乎大定明昌之際日脩月葺粲然大備其隸太常者即郊廟祀享大宴大朝會宮縣二舞是也隸教坊者則有鏡歌鼓吹天子行幸鹵簿導引之樂也有散樂有渤海樂有本國舊音世宗嘗寫其意度為雅曲史錄其一其俚者弗載云

文采可觀

樂志 十八

十一 禮記 卷三十四 禮記 十一

儀衛志 天子之儀衛 一曰立仗 一曰行仗 其衛士曰護衛 曰親軍 曰弩子 曰控鶴 曰傘子 曰長行 立仗則有殿庭內仗 殿庭外仗 凡大禮大朝會則用之 其朔望當朝 弩手百人 分立兩階而已 行仗則有法駕 大駕 黃麾仗 凡行幸及郊廟祀享 則用之 其非大禮遠出 則有常行儀衛 宮中導從 馬大抵模倣宋制 錯綜增損 而用之 其宿衛則見兵志云 筆力開勁 有巖峙之象

儀衛志

金制 天子之儀衛 一曰立仗 一曰行仗 其衛士曰護衛 曰親軍 曰弩子 曰控鶴 曰傘子 曰長行 立仗則有殿庭內仗 殿庭外仗 凡大禮大朝會則用之 其朔望當朝 弩手百人 分立兩階而已 行仗則有法駕 大駕 黃麾仗 凡行幸及郊廟祀享 則用之 其非大禮遠出 則有常行儀衛 宮中導從 馬大抵模倣宋制 錯綜增損 而用之 其宿衛則見兵志云 筆力開勁 有巖峙之象

卷三十四 禮記 十一

二十一 禮記 卷之二十一 車馬 州刺史

古者車輿之制各有名物表識以祀以封以田以戎所以別上下
明等威也。歷代相承互有損益或因時創始或襲舊致文奇巧日
滋浮靡益蕩如以後世便習騎乘車用益寬惟于郊廟祀享法駕
導引為一代令儀而不敢廢也。其於先王經世立法之意寡乎濶
哉。金初得遼之儀物既而克宋於是乎有車輅之制。熙宗幸燕始
用法駕迨至世宗制作乃定。斑斑乎古矣。考禮文證國史以見一
代之制。非云。

輿服志

古者車輿之制各有名物表識以祀以封以田以戎所以別上下
明等威也。歷代相承互有損益或因時創始或襲舊致文奇巧日
滋浮靡益蕩如以後世便習騎乘車用益寬惟于郊廟祀享法駕
導引為一代令儀而不敢廢也。其於先王經世立法之意寡乎濶
哉。金初得遼之儀物既而克宋於是乎有車輅之制。熙宗幸燕始
用法駕迨至世宗制作乃定。斑斑乎古矣。考禮文證國史以見一
代之制。非云。

趙彥琛曰說得鄭重有關係

二十一 禮記 卷之二十一 車馬 輿服志 二十一

兵志
卷之三
十一

兵志

金興用兵如神戰勝攻取無敵當世曾未十年遂定大業原其成
功之速俗本驚勁人多沉雄兄弟子姓才皆良將部落保伍技皆
銳兵加之地狹產薄無事苦畊可給衣食有事苦戰可致俘獲勞
其筋骨以能寒暑徵發調遣事同一家是故將勇而智一兵精而
力齊一旦奮起變弱為疆以寡制衆用是道也及其得志中國自
顧其宗族國人尚少乃割土地崇位號以假漢人使為之効力而
守之猛安謀克雜廁漢地聽與契丹漢人昏因以相固結迨夫國
勢寢盛則歸土地削位號罷遼東渤海漢人之襲猛安謀克者漸

二十一
兵志
二十一

以兵柄歸其內族。然樞府簽軍募軍兼采漢制。代宋之後。參用漢軍及諸部而統以國人。非不知制勝長策在於以志一之。將用力齊之兵也。第以土宇既廣。豈得盡任其所親哉。馴致極盛乃自患其宗族國人之多。積其猜疑。卒自戕賊。遂致強本刊落。醇風缺薄。將帥携離。兵士驕惰。迄其亡也。忠孝等軍。構難于內。亂軍雜入。召禍於外。向之所謂志一而力齊者。不見可恃之勢焉。豈非自壞其家法而致是歟。抑是道也可用於新造之邦。不可以保長久之天下歟。金以兵得國。奉詔作金史。故於金之兵志。考其興亡得失之。時子求曰。以風俗情事原兵之始終。可謂切實著削。

時子求曰。以風俗情事原兵之始終。可謂切實著削。

刑志
金初法制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別刑贖並行此可施諸新國非經
世久遠之規也天會以來漸從吏議皇統頒制兼用古律廢後正
隆又有續降制書大定有權宜條理有重脩制條明昌之世律義
勅條並脩品式寢俗既而泰和律義成書宜無遺憾然國脈紆盛
風俗醇醜世道升降君子觀絕大識力一代之刑法每有以先知馬金法以
杖折徒累及一百州縣立威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季年君臣
好用筐篚故習由是以汲文傳致為能吏以慘酷辦事為長才百
司姦賊真犯此可決刃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

刑志

金初法制簡易無輕重貴賤之別刑贖並行此可施諸新國非經
世久遠之規也天會以來漸從吏議皇統頒制兼用古律廢後正
隆又有續降制書大定有權宜條理有重脩制條明昌之世律義
勅條並脩品式寢俗既而泰和律義成書宜無遺憾然國脈紆盛
風俗醇醜世道升降君子觀絕大識力一代之刑法每有以先知馬金法以
杖折徒累及一百州縣立威甚者置刃於杖虐於肉刑季年君臣
好用筐篚故習由是以汲文傳致為能吏以慘酷辦事為長才百
司姦賊真犯此可決刃而微過亦然風紀之臣失糾皆決考滿校

二
一
二
三

二十一 史論 卷之二十四 并志 刑志 刑志 刑志

其受決多寡以為殿最原其立法初意欲以同疏戚一小大使之
咸就繩約於律令之中莫不齊手並足以聽公上之所為蓋秦人
強主威之意也是以待宗室少恩待大夫士少禮終金之代恐耻
以就功名雖一時即遼史不肯以隱逸予人之意名士有所不免至於避辱遠引罕聞其人殊不
知君子無耻而犯義則小人無畏而犯刑矣是故論者於教愛立
廉之道往往致太息之意焉雖然世宗臨御法司奏讞或去律援
經或揆義制法近古人君聽斷言幾於道鮮有及之者章宗宣宗
嘗親民事當守裁決寬猛出入雖時或過中迹其矜恕之多猶有
祖風焉簡牘所存可為龜鑑者本紀刑志詳畧互見云

侯彥舟曰見本之論非勅刑書緒餘

二十一 史論 刑志

刑志

二十四

食貨志

歷觀自古財聚民散以至亡國若庶臺鉅橋之類不足論也其國
 亡財往○往○見○此比比有之而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金之為政常
 有往○往○見○此卸民之志而不能已苛征之令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國
 之實及其亡也括粟關糴一切培克之政靡不為之加賦數倍豫
 借數年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琪為相議至推油進納濫
 官輒售空名宣勅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至
 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憂鬻以求仕
 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又甚而叛臣劇盜之效順無

一
命
齊

卷
之
五

食
貨
志

二十五

天
長
聖
德
寺
觀
主
席
亦
量
其
貲
而
鬻
之
甚
而
丁
憂
鬻
以
求
仕

金帛以備賞激。動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說。則以國姓賜之。名實混淆。倫法黷壞。皆不暇顧。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夫宋絕歲幣。而不許和。貪其淮南之蓄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訛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三軍債亡。我師壓境。兵財俱困。無以禦之。故志今之食貨者。不能不為之掩卷而興慨也。理財無人。上下交困。漢以權筭貽譏。宋以青苗釀禍。金之弊政。歷歷堪發一哂。

選舉志

金承遼後。凡事欲軼遼世。故進士科目。兼採唐宋之法。而增損之。其及第出身。視前代特重。而法亦寡焉。若夫以策論進士。取其國。人而用。女直文字。以為程文。斯蓋就其所長。以收其用。又欲行其國字。使人通習。而不廢耳。終金之代。科目得人。為盛。諸官護衛。及省臺部譯史。令史通事。仕進皆列於正班。斯則唐宋以來之所無者。豈非因時制宜。而以漢法為依据者乎。金治純駁。議者於是每有別焉。宣宗南渡。吏習日盛。苛刻成風。殆亦多故之秋。急於事功。不免爾歟。自時厥後。仕進之岐。既廣。僥倖之俗。益熾。軍伍勞效。雜

置令錄門廢右贈選居朝著科舉取士亦復汎濫而金治衰矣
篇中盛哀兩字眼目選相照應因時制宜與仕進岐廣尤為盛
哀之本論極快

大來堂

百官志

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郡以專征伐巍然自為一國其官長皆
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太宗以諳版勃極烈居守
諳版尊大之稱也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
帥也又有國論勃極烈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諸勃極烈之
上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賚阿買阿舍吳迭之號以為陞拜宗室
功臣之序焉其部長曰孛堇統數部者曰忽魯凡此至熙宗是官
制皆廢其後惟鎮撫邊民之官曰禿里烏魯國之下有掃穩脫朵
詳穩之下有麼忽習尼昆此則具於官制而不廢皆踵遼官名也

百官志

百官

百官

百官

漢官之制自平州人不樂而猛安謀克之官始置長吏以下天輔
七年以左契弓行樞密院於廣寧尚踵遼南院之舊天會四年建
尚書省遂有三省之制至熙宗頒新官制及換官格除拜內外官
始定勳封食邑八銜而後其制定然大率皆循遼宋之舊海陵庶
人正隆元年罷中書門下省止置尚書省自省而下官司之別曰
院曰臺曰府曰司曰寺曰監曰局曰署曰所各統其屬以脩其職
職有定位員有常數紀綱興庶務舉是以終金之世守而不敢變
馬大定二十八年任官一萬九千七百員四季赴選者千餘歲
數監差者三千明昌四年奏周歲官死及事故者六百一十新入

仕者五百一十見在官萬一千四百九十九內女直四千七百五
員漢人六千七百九十四員至泰和七年在任官四萬七千餘四
季部擬授者千七百監官到部者九千二百九十餘則三倍世宗
之時矣若宣宗之招賢所經略司義宗之益政院雖危亡之政亦
必列於其次以著一時之事云
考之殊無深義得力只有統其屬數語耳

百官
二十八

二十一史論贊
卷三十一
大宋

宗室表
古者太史掌叙邦國之世次辨其姓氏別其昭穆尚矣金人初起
完顏十二部其後皆以部為氏史臣記錄有稱宗室者有稱完顏
者稱完顏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顏蓋疎族若石土門迪古乃是
也、有異姓完顏蓋部人若歡都是也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
避睿宗諱稱內族其實一而已書名不書氏其制如此宣宗詔宗
室皆稱完顏不復識別馬大定泰和之間祖免以上親皆有屬籍
以叙授官大功以上薨卒輒朝親親之道行焉貞祐以後譜牒散

表

宗室表

古者太史掌叙邦國之世次辨其姓氏別其昭穆尚矣金人初起
完顏十二部其後皆以部為氏史臣記錄有稱宗室者有稱完顏
者稱完顏者亦有二焉有同姓完顏蓋疎族若石土門迪古乃是
也、有異姓完顏蓋部人若歡都是也大定以前稱宗室明昌以後
避睿宗諱稱內族其實一而已書名不書氏其制如此宣宗詔宗
室皆稱完顏不復識別馬大定泰和之間祖免以上親皆有屬籍
以叙授官大功以上薨卒輒朝親親之道行焉貞祐以後譜牒散

二十一史論贊
卷三十一
宗室
二十九
大宋

失大槩僅有不可殫悉今擬其可次第者著於篇其上無所係下
無所承者不能盡錄也
分疏明晰筆鋒如劍如犀

文聘表

○通○高○餘○明○此○句○
天下之勢曷有常哉○金人日尋干戈○撫制諸部保其疆國以求逞
志於遼也○豈一日哉○及太祖再乘勝已○即帝位○遼乃招之使降○是
猶龍蒸虎變欲誰何而止之○厥後使者八九注反終不能定約束○
何者○取天下者不徇小節○成算既定○兵終不為卑辭厚禮而輟攻○
遼人過計○宋人亦過計○海上之書曰○克遼之後○五代時陷入契丹
漢地願畀下邑○此何計之過也○血刃相向○百戰而得之○卑辭厚幣
以求之○難得而易與○人豈人之情哉○宋之失計有三○撤三關○故塞
不能固○燕山○塞汴○京城下之盟○竭公私之帑以約質○立梁楚而不

力戰而江左稱臣。金人豈愛宋人而為和哉。策既失矣。名既屈矣。假使高宗立歸德。不得河北。可保河南。山東不然。亦不失為晉元帝。其孰能亡之。金不能奄有四海。而宋人以尊稱與之。是誰強之。耶。金人出於高麗。始通好為敵國。後稱臣。夏國始稱臣。末年為兄弟。於其國自為帝。宋於金初。或以臣禮稱表。終以姪禮往復稱書。故識其通好與間有兵爭之歲。其盛衰大指可觀也。已。使者或書本階。或用借授。兩國各因舊史。不必強同云。遼宋失計。金人得志。繫情度勢。最為明確。筆神如游龍。騫鶴。厲無前。

二十一 史論贊 金史書

元 脫脫 脩 明 沈國元 閱

列傳

后妃

贊曰。周禮九嬪。掌婦學之法。婦德。婦言。婦容。婦功。班昭氏論之曰。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便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工巧過人也。清閑貞靜。守節整齊。行已有耻。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

二十一 史論贊

卷三十五 后妃

一

大業堂

不好戲笑。潔齋酒食。以奉賓客。是謂婦功。後世婦學不脩。麗色以相高。巧言以相傾。術能以市恩。逢迎以固寵。是故悼平掣頓皇統。以隕其身。海陵蠱惑羣嬖。幾亡其國。道陵李氏擅寵蠱政。卒償其宗。嗚呼。可不戒哉。婦亦有學。此意不可不知。詞極工麗。

宗室諸王

贊曰。金諸宗室。自始祖至康宗。凡八世。獻祖徙居海姑水。納葛里村。再徙安出。帟水。世祖稱海姑兄弟。蓋指其所居也。完顏十二部。皆以部為氏。宣宗詔宗室皆書姓氏。然亦有部人以部為氏。非宗室同姓者。遂不可辯矣。澹姿冷致。

二十一 宗室

二十一 論 卷三十五

石顯桓叔桓散達烏春温敦蒲刺臘醅鈍恩留可阿疎
贊曰金之興也。有自來矣。世祖擒臘醅婆諸刊既獻之遼。以為功。
則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為亂階。遼人不察。盡以前後所
獻罪人歸之。景祖止。曷魯林牙止。同幹穆宗止。遼使阿疎城始終
以鷹路誤之。而遼人不悟。景祖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
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也。馬不可以與人。遂割其兩耳。謂
之秃耳馬。遼貴人乃弗取。其削平諸部。則借遼以為己重。既獻而
求之。則市以為己重。戰陣一良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終不悟。豈
興亡有數。蓋天奪其魄與。

石顯桓叔桓散達烏春温敦蒲刺臘醅鈍恩留可阿疎
贊曰金之興也。有自來矣。世祖擒臘醅婆諸刊既獻之遼。以為功。
則又曰若不遣還其部人疑懼且為亂階。遼人不察。盡以前後所
獻罪人歸之。景祖止。曷魯林牙止。同幹穆宗止。遼使阿疎城始終
以鷹路誤之。而遼人不悟。景祖有黃馬。服乘如意。景祖沒。遼貴人
爭欲得之。世祖弗與。曰難未息也。馬不可以與人。遂割其兩耳。謂
之秃耳馬。遼貴人乃弗取。其削平諸部。則借遼以為己重。既獻而
求之。則市以為己重。戰陣一良馬。終弗與遼人。而遼人終不悟。豈
興亡有數。蓋天奪其魄與。

二十一 論 卷三十五 石頁

金人巧而遼人惡讀之失笑

奚王回鹘保

贊曰庫莫奚契丹起於漢末盛於隋唐之間俱疆為隣國。合併為君臣。歷八百餘年。相為終始。奚有五大定間。類族著姓有遥里氏。伯德氏。奧里氏。梅知氏。揣氏。叙法蘭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歡都治訶骨故訛古乃蒲查

贊曰、賢石魯與昭祖為友、歡都事景祖、世祖為之臣、蓋金自景祖
 始、大諸部君臣之分、始定、故傳異姓之臣、以歡都為首、治訶雖宗
 室、與歡都同功、故列叙焉、
 刻畫精明

二十一 史記 卷三十五

撒改宗憲習不失宗享宗賢石土門忠思敬

贊曰。劾者讓國。世祖以開帝業。撒改治國家。定社稷。尊立太祖。深
作遠路。為一代宗臣。賢矣哉。習不失。蓋前人之愆。著勲五世。易曰。
有子考无咎。其此之謂乎。始祖與季弟異部。而處子孫。俱為強宗。
而取遼之策。卒定於迪古乃。豈天道陰有以相之邪。
踈踈落落。有錯綜回旋之妙。

二十一 史記 卷三十五 撒改 敬文

一史記卷三十一 卷三十一 九

韓魯幹魯古勅董婆盧火吾扎忽闍毋宗叙婁室銀木可

贊曰金啟疆土幹魯幹魯古方面功最先著婆盧火婁室最先封

秦州之邊圍黃龍之衝要寄亦重矣若闍毋之勤勞南路婁室之

經營陝西銀木可之圍守太原勞亦至矣幹魯古之不治闍毋之

敗謹罰之亟諸將偪焉夫能以弱小終制疆大其效驗與銀木可

習古迺觀人之國而知其可伐古語云國有八觀善矣夫

賞罰明信國之寶也不以貴重徇假是謂得其機要

二十一史論贊 卷三十一 幹魯 八

阿離合懃宗雄希尹

○贊曰阿離合懃之善頌宗雄之強識希尹之敏學益之以征伐之
功豈不偉哉

挺勁○

命齊

卷一

九

宗翰宗望

贊曰宗望啟行平州○戰勝白河○席卷而南○風行電舉○兵無留難○再
閱月而汴京圍矣○所謂敵不能與校者耶○既取信德○留兵守之○以
為後距○此豈輕者耶○管子曰○徑於絕地○攻於恃固○獨出獨入○而莫
之能止○其宗望之謂乎○
迅急中○復有婉宥之致○

十一 史論贊

卷三十一 宗翰

十

水

十一 史論贊

太宗諸子

贊曰金議禮制度。班爵祿。正刑法。治曆明時。行天子之事。成一代
 之典。果宗幹經始之功多矣。果子宗義為海陵所殺。宗幹之後。又
 不幸而有海陵。故其子孫之昌熾。既鮮。而亦不免於僂辱。馬秦漢
 而下。宗臣世家與國匹休者。何其少歟。君子於此。可以觀世變矣。
 功多忌亦多。自古而然。反復此贊。令人想見元仁宗之賢。

太宗諸子
 卷三十五
 太宗
 十二
 太宗

二十一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宗弼張邦昌劉豫撻懶

贊曰君臣之位如冠履定分不可頃刻易也五季亂極綱常斃壞
遼之太宗慢褻神器倒置冠履授立石晉以臣易君宇宙以來之
一大變也金人效尤而張邦昌劉豫之事出焉邦昌雖非本心以
死辭之孰曰不可豫乘時微利金人欲倚以為功豈有是理哉撻
懶初薦劉豫後以陝西河南歸宋視猶僮僕初無固志以處此也
積其輕躁終陷逆圖事敗南奔適之以寔通宋之事爾哀哉
蔡雲怡曰金史以邦昌雖非本心以死辭之孰曰不可嗟乎此
豈知邦昌者哉時金人既立邦昌撤兵而去呂好問馬伸力勸

二十一 漢書 卷一百一十五 卷一百一十五 宗弼 十三 大承堂

邦昌反邪從正。邦昌乃尊元祐皇后為宋太后。迎房延福宮。遣人至濟州訪康王。然其策太后語有曰：尚念宋氏之初，首崇西宮之禮。蓋用太祖即位，迎周太后入西宮故事。識者皆覘邦昌之意，非真為趙氏也。後以人心不順，自歸請死。康王不即誅廢。恐金人有詞，而寵以王爵。此時便種下一和議種子，終身不拔矣。夫主和議者，莫如秦檜，而當金人議立邦昌時，猶執論邦昌黨國亂政，以致社稷傾危。願後嗣君以安四方言，雖不行亦足奪邦昌之膽。故觀處邦昌一事而已。知宋之不復可為已。陳志叔曰：豫以貪味小人，秉志奸狡，甘心叛逆，屢引寇侵擾淮

南，使民肝腦塗地，其罪百倍邦昌。可勝誅哉！天討亂臣，金人起廢置之意，岳武穆又遣間齋蠟書與豫約同誅兀術。兀術得書，大驚，馳白金主而廢豫之計。遂決豫求哀於二帥，撻懶謂之曰：昔趙氏少帝出京，百姓燃頂煉臂號泣，今汝廢無一人憐者，汝何不自責也？噫，豫之罪狀，斷案乃自其薦主口中定之，孰謂公道不在人心哉！

儻來二字寫盡奸邪朝秦暮楚翻雲覆雨之態。

劉彥宗劉萼劉筭劉仲誨劉頊時立愛韓企先

贊曰太祖入燕始用遼南北面官僚制度是故劉彥宗時立愛規

為施設不見於朝廷之上軍旅之暇治官政庀民事務農積穀內

供京師外給轉餉此其功也韓企先入相兩朝幾二十年成功著

業世宗稱其賢焉

食貨志稱國用之屈未有若金季之甚者苛征而無富國之寔

為之掩卷浩嘆及讀劉時二子贊詞乃知天下未嘗無財生之

者無人耳

宇文虛中王倫

贊曰。孔子云。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宇文虛中朝至上京。夕受官爵。王倫統務之子。市井為徒。此豈行已有耻之士。可以專使者耶。二子之死。雖寃其自取。亦多矣。稟訓律祖。遂無寬條。春秋之旨。洵嚴矣哉。

一史倫贊

卷三十五 宇文虛中

共

大

熙宗二子

贊曰、國初制度未立、太宗熙宗皆自諳班勃極烈、即帝位、諳班勃極烈者、漢語云最尊官也。熙宗立濟安為皇太子、始正名位、定制度焉。

只叙儲嗣始末、不置評品、意在言外。

二十一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史記 二十一

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蓋暉大莫斡阿里補

贊曰斜卯阿里突合速烏延蒲盧渾赤蓋暉大莫斡阿里補等六人皆收國以來所謂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也其功有可錄者焉其心更可錄

二十一 史記 卷之二十一 史記 二十一

郭藥師

贊曰郭藥師者遼之餘孽宋之厲階金之功臣也以一臣之身而
罪狀為三國之禍福如是其不侔也魏公叔座勸其君殺衛鞅豈無所
見歟

韓離不聞宋內禪欲引還藥師以無備勸之進此金宋得失成
敗一大關也天欲禍宋予以大蠹其孰能殺之如是一語有多
少婉轉在援鞅事以媿宋之無公非其人者史臣意蓋深哉

卷三十五 移刺温

移刺温

贊曰軍旅之事鋒鏑在前不計其死耳屬金鼓目屬旌旗心屬號
令此行列之任也自收國用兵至於大定和宋以前用命之士誰
細必以明功也
正論

論資 卷三十五 移刺温 二十

蕭仲恭高松

替曰。忠信行已。豈不大哉。蕭仲恭。盡心於主。而富貴福澤。嚮之。與宗室舊臣等矣。仲恭。廷叱宗磐。而朝廷尊高松。誼過李老僧。而社稷安。皆有古烈大夫之風焉。尊朝廷。安社稷。魏狀大臣心事。以烈丈夫予之。恐失其擬矣。

一十一 尺命奇

卷之五 蕭仲恭

五

人來堂

光英

贊曰。海陵伐宋。先英居守。使阮滿訛里也。以宮師兼統軍之任。計至悉也。豈料死其手乎。苟首有言。不以人子。吾子其可得耶。海陵睨人之子。不翅魚肉。而獨已子之謀安。不可得矣。不必讀感應篇。

張通古張浩張汝霖張玄素張汝弼耶律安禮納合椿年祁

莘

贊曰○昇○我○海○陵○之○為○君○也○舞○智○御○下○而○不○卸○馬○君○子○仕○於○朝○勤○必○
以○禮○然○後○免○於○旺○張○通○古○耶○律○安○禮○位○不○及○張○浩○進○退○始○終○其○賢○
遠○矣○浩○無○事○不○為○無○後○不○從○為○相○最○久○用○之○厚○遇○之○薄○豈○亦○自○取○
之○耶○海○陵○伐○宋○浩○安○禮○位○皆○大○臣○一○以○統○辭○一○以○家○諫○賢○於○不○諫○
而○已○祁○宰○一○醫○深○獨○能○極○諫○其○後○皆○如○所○言○海○陵○戕○之○足○以○成○其○
百○世○之○名○耳○納○合○椿○年○援○引○善○類○有○君○子○風○其○死○適○在○宋○兵○東○舉○
之○前○狀○觀○其○好○營○產○殖○亦○未○必○忘○身○殉○國○之○士○也○祁○宰○卓○乎○不○可○

史論續 卷之五十五 張通古 三十三

反也夫

頓挫曲折○反復抑揚○文情幽絕○
以不卸答其君○以免耻規其臣○議論嚴切○

撒高唱耨益温敦思忠温敦元帶奢嗜

贊曰○撒高唱温敦思忠奢嗜皆有功舊臣○當天會皇統之際○戰勝
攻取可謂壯哉○及海陵之世○崎嶇嫌忌○撒高唱既自以言致疑○猶
與大吳辯爭軍事○何見幾之不早也○烏林答贊謨廉直自奮○思忠
濟之於死○自謂固結海陵○堅若金石○豈意執議不合而遽棄耶○始
之不以道○未有能終者也○且思忠之罷○可罪者構害贊謨○又納其
室而欲其質○此何異於殺越人于貨者乎○陰報不在其身○在其子
孫○亦已晚矣○正隆之末○奢嗜位三公○居上將○內不肯與謀○外不肯
與戰○逼側趨趨○苟免自全○大臣之道○固若是乎○

正辭詰責。足令三人心折。

高楨白彥敬章景仁

贊曰。高楨以舊勞為御史大夫。到則自任。繩治無所避。幾不免於
怨。憎之。荼毒直已而行。自古難之。白彥敬不受大定之詔。而世宗
賢之。嚮使久在此位。其深謀讜論。必有竦動人者。張景仁儒者之
勇。廷論元忠正矣。
倜儻。

世宗諸子

贊曰世宗保全宗室無所不至○雖矯海陵之失○亦繇天資仁厚而○
然也○其子永中永瑛皆死章宗之手○其理益有不可詰者○章宗無○
後○則厥報不爽矣○
即使有後○其報必有甚於此者○

李石完顏福壽獨吉義

晉曰章宗嘗問群臣世宗初起東京大臣為誰完顏守貞對曰止有李石一人章宗嘆曰苟如此信有天命也完顏謀術部署諸軍高忠建爭長完顏福壽讓忠建而已下之其功多矣當是時獨吉義最先至諸將尚未肯附由是言之果天也非人力也天字作骨照應甚奇

烏延蒲高里等

贊曰。陷泉之捷。震電燁燁。符離之克。我勢攸赫。隴坻。爆擣。淮。過。鈞。鈇。成。矣。故。列。叙。諸。將。之。功。焉。
金鐵皆鳴。

三十一 命賞

卷三十一 烏延

三

卷三十五
紀事本末

統石烈志寧僕散忠義徒單合喜

贊曰大定之初兵運於江淮難作於契丹謀術缺功寫幹橫豎有
弗敢之畏馬世宗獨斷召還謀術僕散忠義受任責成矣故曰兵
主於將將賢則士勇其此之謂邪統石烈志寧有言受詔征伐則
不敢辭為宰相則誠不能如知為相之難固所謂賢也秦隴之兵
殆哉岌岌乎徒單合喜料敵應變若此之審亦難矣哉
叙議相輔而行極操縱之妙

二十一
史論
卷三十五
統石
子凡

純石烈良弼完顏守道石琚唐括安禮移刺道
贊曰良弼守道琚安禮道皆無聞正隆時及其筮治朝佐明主諫
行言聽膏澤下於民豈非遇其時邪官序無關上下相安君享其
名臣終其祿可謂盛哉海陵能知移刺道有公輔之器而不能用
故其治績亦待大定而後著焉人才之顯晦有係於世道之污隆
也尚矣金世內燕惟親王公主駙馬得與世宗一日特召琚入諸
王以下竊語心蓋易之世宗覺之即語之曰使我父子家人輩得
安然無事而有今日之樂者此人力也乃歷舉近事數十頭著為
時所知者以曉之皆俯伏謝罪君臣相知如此有不竭忠者乎大

定末世宗將立元妃為后以問琚琚屏左右曰元妃之立本無異
辭如東宮何世宗愕然曰何謂也琚曰元妃自有子元妃立東宮
揺矣世宗悟而止且人主家事人臣之所難言者許敬宗以一言
幾止唐祚琚之對其為金謀者至矣
臣有善君惟恐人不知君有過臣唯恐人知之曰即語之曰屏
左右描寫兩情如画如鏡無忝史筆矣

蘇保衡等

贊曰金制尚書令左右丞相平章政事是謂宰相左右丞叅知政
事是謂執政大抵因唐官而稍異焉因革不同無足疑者書曰元
首明哉朕朕良哉庶事康哉又曰元首荒朕哉朕朕情哉萬事隳
哉宰相執政豈異道邪蘇保衡翟永固魏子平孟浩梁苻皆當時
之賢執政也移刺愷子敬有其才適其時而位不及者亦命也夫
議論官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高術高德基張九思

贊曰、吏之興、其秦之季邪。○吏有選試、其登金之際耶。○其文從、一從、
史守法不貳之謂邪。○守法不貳、斯真吏矣。○巧者舞文以亂、
執一而弗通、此皆吏道之自失者也。○高術高德、基張九思之徒、皆
詭法以自失者矣。○
奇而確、刻而深。

完顏撒改等

贊曰、記曰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傳曰疆場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故守戎邊圍之臣不可以不論焉。
語意關切。

二十一 史論贊

卷二十一 完顏

三

大

趙興祥石抹榮

贊曰趙興祥石抹榮自拔流離艱阨中而克有所樹立固其識之
過人亦其所遭際致然也迹世宗之却散枝滅庖人仁愛若是而
其下孰不興起哉

李天予曰君仁則臣智感應之理良然其詞勁而有體可違陳
安漢之駕

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毛頌李上達曾望之大懷貞虛孝儉虛庸李德
贊曰毛頌李上達曾望之李德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之悻悻朕
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
能吏易為大用難副安可不自知

毛頌李上達曾望之大懷貞虛孝儉虛庸李德
贊曰毛頌李上達曾望之李德之流皆金之能吏也望之悻悻朕
以求大用君子無取焉
能吏易為大用難副安可不自知

命書
三十五
毛頌

十一 史記卷三十五

徒單克寧

贊曰。徒單克寧可謂大臣矣。功高而身愈下。位盛而身愈勞。經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貴。故曰。忠信匪懈。不施其功。履盛滿而不怠。德之上也。孜孜勉勉。恪守職業。不居不可成。不事不可行人。主知重次也。諫期必行。言期必聽。為其事必有其功者。又其次也。

起手三語已贊盡。後引經傳以申之。文法從陳壽魏書鍾繇華歆王朗評脫化來。

二十一 史記卷三十五

徒單

三十六

章宗諸子

贊曰、章宗晚年、繼嗣不立、遂屬意衛紹王、衛紹歷年不永、諸子凡
禁銅二十餘年、鎬厲王諸子、禁銅四十餘年、長女鯨男、皆不得婚
嫁、天興初、方弛其禁、金山祚後可知矣、
真不可解。

卷之五 頌宗諸子

頌宗諸子

贊曰。詩云。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信哉。守忠
立為太子。未幾而薨。其子鏗立。又薨。哀宗復之。嗣豈非天乎。正大
間。國勢日蹙。本支殆盡。哀宗尚且練忘骨肉。非明惠之賢。荆王幾
不能免。豈宗子維城之道哉。
天意如此。人心又如此。此微見矣。可畏哉。

命齊

卷之五 頌宗

三六

大來堂

卷之五
獨吉
三十九

獨吉思忠承裕

贊曰。曾剋有言。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夫兵以氣為主。會河堡之役。獨吉思忠承裕。沮喪不可復振。金之亡國。兆於此矣。實理。

卷之五

獨吉

三十九

宗浩

瘠曰金自宗弼渡江而還既而畫淮為界厥後海陵嘯眾舉兵國
 用虛耗上下離心內難先作故世宗之初章宗之末有事於南皆
 非得已而詳問之使每先發馬后胄狂謀誤國動非其時取敗宜
 也○揆宗浩雖師出輒捷而行成之使不拒其來儀幣書辭抑揚增
 損之際有可藉口即許其平矣○函當之事宋人亦欲因是以自除
 其禍耳○雖狀揆宗浩常勝之家史杞搭驍勇之將三人相繼而死
 和議亦成○天意益已○休息南北之人歟○
 其言藹藹然益借是以消人佳兵之念耳○

命壽

宗浩

四

大來堂

二十一 兵言類

夾谷清臣內族襄夾谷衡完顏安國瑤里孛迭

贊曰易師之初六師出以律否臧凶蓋初為師之始出師之道當

慎其始清臣首議出師遽以貪小利敗襄雖賢竭力而後勝其任

衡安國孛迭之功又亞於襄者也然而兵連禍結以終金世故兵

無常勝制勝在勢勢制兵者強兵制勢者亡迹襄之開築壕漸以

自固其猶元魏北齊之長城歟金之勢可知矣勢屈而兵勝亡國

之道也金以兵始亦以兵終嗚呼用兵之始可不慎歟可不慎歟

制勝在勢可謂兵訣

二十一 兵言類

移刺履張萬公蒲察通粘割幹特刺程輝劉瑋董師中王尉

馬惠迪

贊曰、移刺履從容進說。信孚於君。至論金純傳駸。以孝行為治本。其得古人遺學歟。昔臧孫達忠諫於魯。君子知其有後信矣。張萬公引正守已。質言無華。開壞括地之議。明灼利害。如指諸掌。閉於群說而不試。致仕而歸。理執然也。蒲察通之哭海陵。君臣大義。死生一之。其志烈矣。程輝幹特刺之鯁直。劉瑋董師中之通敏。才皆足以發聞。然師中有附胥之譏。劉瑋見避事之責。其視前人多有愧矣。王尉馬惠迪之徒。何足算也。

錄銛致逸脩辭倍妍

梁襄

贊曰金起東海始立國即設科取士蓋亦知有文治也今人都不辭漸摩培養
至大定間人材輩出文義蔚然加以世宗之聽納人各盡其所能
議論書疏有可傳者惜史無全文僅存梁襄諫北幸一書辭雖過
繁而意亦切至故脩載之以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為忌金之
致治於斯為盛嗚呼休哉
言路開則治化盛不刊之論也

路伯達

贊曰。金誑宋稱臣。姪受其歲幣禮也。使聘於其國。燕享禮也。約其重賂。其可乎哉。時人貪利忘禮。習以為常。莫有知其為非者。故去則云酬勞効。還則云增物力。上下交征。惟利是事。此何誼耶。伯達獨能明其非禮。回獻所饋。齊志未畢。傳氏又能成之。及歸。所獻竟以買田贍學。婦人秉心之烈。制事之宜。乃能如是。士大夫溺於世俗之見者。寧不愧哉。賜號成德。不亦宜乎。

朱幼柱曰。鬚眉人事。鬚眉人語。

天生一對奇人。為金朝生色。

二十一 言表 卷三十五

裴滿亨幹勤忠張大節張亨韓錫鄧儼巨構賀楊庭

裴滿亨幹勤忠張大節張亨韓錫鄧儼巨構賀楊庭

贊曰裴滿亨以進士選奉御能陳唐虞致治之道於宮庭燕私之地又能斥中貴梁道兒之姦幹勤忠以吏道致身始終不交權貴世宗自立於遼東歸者如市張大節獨守正不赴韓錫出守河間面諭皇族之居彼者恣睢不道俾絕以法佞者必希旨以市權錫下車宣布告戒而已是皆有識之士不為富貴所移者也巨構翫敲賀揚庭骨鯁大定於二人而屢評南北士習之優劣實其然乎張亨始以繆庸見薄晚以論列稱賞亦砥礪之功歟鄧儼專務謀身上下稱黜致仕又求進用弗可改也夫

裴滿亨 四十五

參○照○數○人○品○行○大○費○心○手○贊○中○之○極○得○意○者○

閻公貞焦旭劉仲洙李完馬伯祿楊伯元劉璣康元弼移刺
益

贊曰閻公貞定金律令楊伯元定金推排人皆以平稱之難矣焦
旭畿內小官聽斷不受御史風指遂罹深憲大臣請人主遊獵劾
奏其非為之羅獵誠有古人之風馬李完康元弼無他之稱完論
臺令史一事元弼論曹衛兩城各當其可馬伯祿初坐黨廢晚著
事跡劉幾初以理財得幸晚以曲法得罪人有前後迥過不同而
百祿求福不問非璣所及也劉璣以大定之力馳赴行在雖終身
榮寵益一趨時之士耳劉仲洙剛而訥於言移刺益剛而敢言益

仁○以○克○寧○北○伐○為○不○可○仲○洙○釋○田○鼓○黨○禍○三○十○家○語○曰○劉○毅○木○訥○近○
篇○中○開○合○不○測○為○奇○觀○

完顏匡完顏綱完顏定奴

贊曰章宗伐宋之後三易主帥兵家所忌也宋不知乘此以為功
猶曰有人焉韓侂胄心疆智疎蘇師旦謀淺任大函首燕薊南北
皆曰賊臣何哉完顏匡完顏綱皆泰和終功臣然匡隳忠於大安
綱固難於至寧富貴之惑人乃如此邪
論金臣間舉宋人亦時事似有交關者耳掉語冷宕如有驚疑
嘆欷之情動人思繹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徒單鎰賈鉉孫鐸孫即康李革

贊曰傳曰君子之言其利博哉徒單鎰拱挹一語而宣宗立厥功
懋矣賈鉉孫鐸皆舊臣鉉久致仕鐸忤旨衛王皆不復見用徒單
鎰亦外官唯孫即康詭隨乃驟致宰相古所謂斗筲之人即康之
謂矣鐸論李新喜其言似漢耿育有旨哉貞祐執政李革可謂君
子其進退之際有古人為相之風焉
機致錯綜成歸條理泠泠然善也

孟鑄宗端脩完顏閣山路鐸完顏伯加木虎筠壽

贊曰孟鑄宗端脩路鐸盡言於章宗皆攢斥不遂鑄劾胡沙虎可謂先知。雖行其言弗究厥罰。厥後胡沙虎逆謀脅持國。終於誅國而不悟也。宣宗時完顏素蘭許古皆敢言者亦挫於高琪汝厲之手。簣土不能塞河決有以也。夫完顏伯加以著功參大政亦不能一朝而安言一語一吸一盡之難也。如是哉。木虎筠壽所謂執藝事以諫者耶。讀此則說難諫臣論可勿讀。

一 言 考 卷 三 十 五 張 煒 堂

張煒高竑李復亨

贊曰。大凡兵興則財用不足。是故張煒李復亨乘時射利。聚歛為功。大安軍士欲倒戈殺煒。復亨宣尉南陽。還奏稻熟可糴。所謂聚歛之臣者。二子之謂矣。高竑之守藏。君子頗有取焉。大則殺身亡家。小則貽譏後世。聚歛之事。可手寔耶。

一 史 論 卷 三 十 五 張 煒 堂

承暉抹然盡忠。僕散端耿端義。李英。李术。魯德裕。烏古論慶

壽

贊曰。承暉守中都。暮年相為存亡。臨終就義。古人所難也。大抵宣宗既遷。則中都必不能守。中都不守。則土崩之勢決矣。僕散端義似忠而寔惠。抹然盡忠。委中都。庸何議焉。高琪忌承暉成功。李术魯德裕。緩師期。姦人之黨。於是。何誅。李英被酒敗軍。雖死不能贖也。烏古論慶。壽無罰。貞祐之刑。政從可知矣。稔知大勢。參觀世變。方有此等議論。

僕散安貞田琢完顏弼蒙古綱必蘭阿魯帶

贊曰。貞祐之時。僕散安貞定山東。僕散端鎮陝西。胥鼎控制河東。侯摯經營趙魏。其措注施設有可觀者。故田琢撫青齊。完顏弼保東平。必蘭阿魯帶守上黨。皆嚮用有功焉。高琪忌功。汝礪固位。西啟夏蒙。南挑宋兵。宣宗道謀。是用煦煦以為慈。皦皦以為明。子牙以為強。既而潼關破。毀嶠。滬喪。汴州城門不啟。連月。高琪方且增陴浚隍。為自守計。繕御寨以祈逃死。然後田琢走益都。而青齊裂。蒙古綱去東平。而兗魯感。僕散安貞死。而南伐無功。雖曰天道亦繇人事。自是以往。無足言者矣。

英思杰筆有奔騰之勢一往莫遏

完顏仲元完顏阿隣完顏震烏古論長壽完顏佐

贊曰古者天子胙土命氏漢以來乃有賜姓宣宗假以賞一時之功郭仲元郭阿隣以功皆賜國姓女奚烈資綠烏古論長壽皆封疆之臣而賜以他姓貞祐以後賜姓有格夫以名使人用之貴則貴用之賤則賤使人計功而得國姓則以其貴者反賤矣完顏震完顏佐皆賜國姓者并附於此
條叙清疏議論詳快

石抹仲温等

贊曰。泰和貞祐。其間相去五年耳。故將遣老。往往在焉。高琪得君。宿將皆斥外矣。高汝礪任職。舊臣皆守藩矣。假以重任。其寔疎之。故石抹仲温以下。以見當時之將校焉。不共器。不兩立之勢。贊中描得宛然。

命贊

石抹

五十四

大宋

納坦謀嘉等

贊曰、宣宗急於求賢。而使小人之間之。悅於直言。而使邪說亂之。貞祐與定之間。豈無其人哉。是故直言蔽於所惑。群才誣於見忌耳。自納坦謀嘉以下。可攷見焉。

政道不純。則治効不臻。知人非難。信之為難。自古言之矣。

卷三十五

與屯忠孝蒲察思忠石烈胡失門完顏斡勒合打

贊曰讀金史至張行信論與屯忠孝事曰嗟乎宣宗之不足與有

為也如此夫進退宰執豈無其道也哉語其親知諷之求去豈禮

邪是故與屯忠孝蒲察思忠之黨比石烈胡失門之疲衆完顏

寓之輕信誤國斡勒合打之詆訟上官於是曾不之罪失政刑矣

豈小懲大誡之道哉

兩道字前後相映筆力矯舉

命

與屯

五十六

程案任熊祥孔璠范拱張用直劉樞王脩楊伯雄蕭貢溫迪
罕締達張翰任天寵

贊曰程案任熊祥遼之進士孔璠范拱事宋事齊太祖皆見禮遇
而今之文治日以盛矣張用直父子並列舊學劉樞之練達王脩
之疆敏於事楊伯雄之善諷諫工辭藻蕭貢溫迪罕締造之文藝
適時之數人者迭用於正隆大定明昌之間張翰任天寵之經理
調度宣宗南遷猶賴其用焉金源氏百餘年所以培植人才而獲
其效者於斯可槩見矣
參差派宕筆致古雅

張瑋張行簡

贊曰張瑋行簡世為禮官。世習禮學。其為禮也。行於家庭。講於朝廷。施用於隣國。無不中度。古者官有司掌。學有專門。金諸儒臣。唯張氏父子庶幾無愧於古乎。

議論甚有原委。昂抑頓挫。嫻節合度。

二十一史諸贊

卷三十五

九

九

賈益謙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為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冓之醜火不絕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為取富貴之道乎嘻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暴其大者足矣真仁人忠信之言

賈益謙

贊曰賈益謙於衛紹王可謂盡事君之義矣海陵之事君子不無憾焉夫正隆之為惡暴其大者斯亦足矣中冓之醜火不絕書誠如益謙所言則史亦可為取富貴之道乎嘻其甚矣傳曰不有廢者其何以興暴其大者足矣真仁人忠信之言

十一 史記 卷之六十一 史記 卷之六十一

身其八者... 其所以... 宣宗召試... 既不失對... 而以一臺令史... 賞之... 以倡士氣乎... 五語... 可謂簡而詳... 直而曲... 美刺之義備矣...

劉炳

論曰、劉炳可謂能言之士矣。宣宗召試。既不失對。而以一臺令史賞之。以倡士氣乎。五語。可謂簡而詳。直而曲。美刺之義備矣。

論 卷之六十一 劉炳 六十

木虎高琪塔不也

論曰高琪擅殺執中宣宗不能正其罪又曲為之說以詔臣下就其事論之人君欲誅大臣而與近侍密謀於宮中已非其道謀之不密又為外臣所知以告敗軍之將因殺之以為說此可欺後世邪金至南渡譬之疋羸病人元氣無幾琪喜吏而惡儒好兵而厭靜沮遷化之議破和宋之謀正猶繆醫投以烏喙附子祇速其亡耳使宣宗於擅殺之日即能伸大義而誅之何至誤國如是邪論金勢不減洞垣之識伸大義一語尤為頂門針

二十一 史記 卷三十一 五

高汝礪張行信
贊曰高汝礪視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為大夫士所鄙而
人主寵遇不衰張行信礪志蹇諤言無避忌然一遭政塗便多坎
壘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為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
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沮和議胡沙席之惡未著行信
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概見於斯矣
辭峻氣溫

高汝礪張行信

贊曰高汝礪視身清慎練達事宜久居相位雖為大夫士所鄙而
人主寵遇不衰張行信礪志蹇諤言無避忌然一遭政塗便多坎
壘及其再用論事稍不及前豈以汝礪為真可法耶宣宗伐宋本
非萬全之策行信諫汝礪不諫又沮和議胡沙席之惡未著行信
兩疏擊之汝礪與高琪共事人疑其黨附優劣可概見於斯矣
辭峻氣溫

高汝礪
六十二

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晉書 卷之二十一 宣宗 宣宗南遷 天命去矣 當是時 雖有忠良之佐 謀勇之將 亦難 為也 然而汝礪行信 拯救於內 晉書 侯摯 守禦於外 訖使宣宗得 免亡國 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 人才有益於人國也 若是哉 胡魯 養兵惜穀之論 善矣 安石不負承暉之託 遂見知遇 以論列近侍 觸怒而死 悲夫

晉書 侯摯 把胡魯師安石

贊曰 宣宗南遷 天命去矣 當是時 雖有忠良之佐 謀勇之將 亦難 為也 然而汝礪行信 拯救於內 晉書 侯摯 守禦於外 訖使宣宗得 免亡國 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 人才有益於人國也 若是哉 胡魯 養兵惜穀之論 善矣 安石不負承暉之託 遂見知遇 以論列近侍 觸怒而死 悲夫

養兵恤穀 為治國之本 謀尤救時之急 策

二十一 史記卷之二十一 晉書 卷之二十一 宣宗 宣宗南遷 天命去矣 當是時 雖有忠良之佐 謀勇之將 亦難 為也 然而汝礪行信 拯救於內 晉書 侯摯 守禦於外 訖使宣宗得 免亡國 而哀宗復有十年之久 人才有益於人國也 若是哉 胡魯 養兵惜穀之論 善矣 安石不負承暉之託 遂見知遇 以論列近侍 觸怒而死 悲夫

完顏素蘭陳規許古

贊曰。宣宗即位。孜孜焉以繼述。世宗為志。而其所為。一切反之。大
定講和。南北稱治。貞祐用兵。生民塗炭。石琚為相。君臣之間。務行
寬厚。高琪秉政。惡儒喜吏。上下苛察。完顏素蘭首攻琪。惡謂琪必
亂紀綱。陳規力言。刁筆更殘虐。恐壞風俗。許古請與宋和。辭極忠
愛。三人所言。皆切中時病。有古諍臣之風焉。宣宗知其為直。而不
用其言。如是而欲比隆世宗。難矣。
說所以反之處。歷歷皆關係之大者。知而不用。與不知何異。令
人追嘆。

二十一 又言夫 卷三十五 六十五

楊雲翼趙秉文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有之傳云翼諫伐宋一跡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景約庭筠之累秉文所為茲事大愧高介筆極高勁

楊雲翼趙秉文

贊曰楊雲翼趙秉文金士巨擘其文墨論議以及政事皆有之傳云翼諫伐宋一跡宣宗雖不見聽此心何愧景約庭筠之累秉文所為茲事大愧高介筆極高勁

二十一 史論贊

卷三十五 楊雲翼

六十五

大來堂

韓玉馮璧李獻甫雷淵程震

替曰韓玉馮璧李獻甫雷淵皆金季豪傑之士也。邠涇之變。玉募兵旬日而得萬人。牙吾塔之凶暴。璧以王度繩之。卒不敢動。夏人援宋例以邀歲幣。獻甫以宋賜夏姓一事折之。夏使語塞。而和議定。淵為御史。權貴飲避。古之國士何加焉。玉以疑見寃。璧淵疾惡太甚。議者以酷譏之。瑕豈可以掩瑜哉。程震劾荆抵罪。比蹤馮雷。然亦以群小齟齬而死。直士之不容於世也久矣。吁。直道難容。古今共嘆。精到每化為繞指。倘亦詭隨於世變歟。培。養節義。是在揀用人之柄者。

一史記卷 卷三十五

古里甲石倫內族訛可
論曰古里甲石倫善戰而好犯法故見廢者屢晚起為將卒死於
難金運將終人用救奇之李廣其五絕不亦宜乎草訛力戰而死
板訛可亦力戰不死於陣而死於刑論者以為有近侍先人之言
夫以讐御治軍既掣之肘又信其讒以殺人金失政刑矣唐之
坐以近侍監軍金蹈其轍哀哉

引唐事為証最確

史記卷三十五 古里 六十七

卷三十一 內族

內族思烈

贊曰。思烈夙惠。請誅權奸。以立主威。有甘羅辟疆之風。所謂茂良不必父祖者也。中京之圍。崔立脇其子使招之。降不顧而趣射之。何愧乎橋玄。至如不從武仙之言。以至於敗。此蓋時人因惜王仲澤之死。而有是言。仙無入援之意。則非誣也。

明忠剖訛。史臣不可無此直筆。

統石烈牙吾塔

贊曰。金自胡沙虎高琪用事。風俗一變。朝廷矯寬厚之政。好為苛
 察。然為之不果。反成姑息。將帥鄙儒雅之風。好為粗豪。然用非其
 宜。終至跋扈。牙吾塔戰勝。攻取威行江淮。而矜暴不法。肆侮王人。
 此豈可制者乎。棄陝而歸。死於道途。殆其幸歟。其子效尤。竟陷大
 梁。君子乃知康錫之言。不為過也。
 粗豪釀成跋扈。易知也。苛察反為姑息。不易知也。荷國家之重
 者。安可不辨。

一

一

七十

一

一

一

一

一

完顏合達移刺蒲阿

贊曰。金自南渡。用兵克捷之功。史不絕書。然而地不加闢。殺傷相當。君子疑之。異時代宋唐州之後。喪師七百。主將訛論。匿之。而以捷聞。御史納蘭糾之。宣宗獎御史。而不罪訛論。是君臣相率而為虛聲也。禹山之捷。兩省為欺。遂致誤國。豈非宣宗前事有以啟之耶。至於三峰山之敗。不可收拾。上下睜眦。而金事已去十九。天朝取道襄漢。懸軍深入。機權若神。又獲天助。用能犯兵家之所忌。以建萬世之雋功。合達雖良將。何足以當之。蒲阿無謀。獨以一死無愧。猶足取焉爾。

方點正題

混之北

虛則欺○欺則悞○其弊相仍○勢所必至○歸咎宣宗○得治本之意○
先將金朝賞罰失宜○反覆深論○乃挿入元兵取金之捷○只以兩○
語了本案有九地九天之奇

完顏賽不

贊曰○賽不臨陣對壘○既有將略○洎秉鈞衡○觀其救解楊居仁侯摯○
等言殊有相度○按春之事尤有古人之風焉○晚以老病受制叛臣○
致脩匹夫匹婦之節○此猶大廈將傾○非一木之所能支也○悲夫○
情事堪憐

內族白撒

贊曰。白撒本非將才。惟怯誤國。徒能阿合以取富貴。性復貪鄙。當此危亡。方謀封殖。以自逸。此猶大厦將焚。而燕雀不悟者歟。貪怯是標病。不悟是本病。所謂膏肓之疾。虛扁望之。而反走者矣。

赤盜合喜

論曰合喜初年用兵西夏。屢著勞效。要亦諸將不可石蓋瑕麻等功也。既當大任。遂自矜伐。汴城之役。舉措煩擾。質出兵退。即圖稱賀。此豈有體國之誠心者乎。中年之潰。衆怒所歸。幸逢一死。猶懷異圖。卒殞猜疑。天蓋假手於崔立也。從來勲臣勞士。全於謹慎。壞於矜伐。禍福之應。有遲速小大人。安可不自持也。閱此惕然。猛省。

白華

贊曰、白華以儒者習吏事。以經生知兵。其所論建屢中事。機然三軍敗衄之餘。士氣不作。其言果可行乎。從瑗歸宋。聲名掃地。而猶得列於金臣之傳者。援蜀譙周等例云。

失足一時。羞貽千古。不得以棄夷從夏之文。少寬責備。史臣維持名義之心。自應如此。

一史記考 卷三十五

此○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有○安○平○君○玉○璧○有○韋○孝○寬○必○有○以○處○
替○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
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哀○宗○北○禦○以○孤○城○弱○卒○託○之○奴○申○阿
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有○安○平○君○玉○璧○有○韋○孝○寬○必○有○以○處○
此○

完顏奴申

替○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书○雖○微○有○異○同○而○金
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哀○宗○北○禦○以○孤○城○弱○卒○託○之○奴○申○阿
不○二○人○可○謂○難○矣○雖○然○即○墨○有○安○平○君○玉○璧○有○韋○孝○寬○必○有○以○處○
此○

事○同○應○異○引○案○相○絕○安○所○辭○答○

論 院 頌 七十七

史記卷之五十五

崔立

論曰崔立納款使其封府庫籍人民以俟大朝之命可也乘時僭
竊大肆深虐徵索暴橫輒以供備大軍為辭逞欲由己歛怨歸國
其為罪不容誅矣而其志方且要求劉豫之事我人朝豈肯效尤
金人者乎金俘人之主帝人之臣百年之後道啟崔立之狂謀以
成青城之烈禍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豈不信
哉

元不聽崔立要求非獨矯金人之失亦欲嚴人臣名節之閑以
存朝廷紀綱此舉絕無胡戎氣習百年之運豈無故哉

史記卷之五十五 崔立 七十八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聶天驥赤蓋尉忻

贊曰、聶天驥素履清慎。赤蓋尉忻天資忠諒。在治世皆足為良臣。不幸仕亂離之朝。以得死者為願。欲哀哉。令人轉思。竊武子。

徒單兀典石蓋女魯歡蒲察官奴內族承立

贊曰官奴素行反側條南條北若壘斷然哀宗一旦倚為腹心終為所制照碧之處何異幽囚其事與梁武侯景大同而小異徒單兀典慶山奴為將皆貪宜數取敗女魯歡無大失行而死於官奴哀宗猶暴其罪寬哉

貪尤為將之大戒取敗其小者耳

徒單益都粘哥荆山王賓

論曰。金季之亂。軍士欲代其偏裨。偏裨欲代其主將。即群起而債之。無復忌憚。益都荆山皆忠亮之士。賓進才略。尤足取焉。而並不免於難。惜哉。

下之戕上。蓋有其漸。唐世藩鎮自立之禍。始於僕固懷恩。請以史朝義降將田承嗣守節度河北。自為黨援。而帝不能禁。釀成五季之亂。金蹈其轍。焉得不亡。

國用安時青

贊曰、金自章宗季年、宋魏侂冑構難、招誘隣境、命以抗中原、事竟無成、而青徐淮海之郊、民心一搖、歲過饑饉、盜賊蠡起、相為長雄、又自屠滅、害及無辜、十餘年、糜沸未息、宣宗不思靖難、復為伐宋之舉、迄今之亡、其禍尤甚、簡書所載、國用安時青等遺事、至今仁人君子讀之、猶感額終日、當時烝黎如魚在釜、其何以自存乎、兵凶器也、金以兵得國、亦以兵失國、可不慎哉、可不慎哉、

劉漸子曰、慎字是發言本旨、

形容遭兵之民情狀、可矜、可痛、真仁人之言、

苗道潤王福移刺衆家奴武僊張甫靖安民郭文振胡天作

張氏燕寧

贊曰。苗道潤死。中分其地。請安民有其西之半。中分以東者。其後張甫有之。然無北境矣。大凡九公封建。宣宗寔錄所載如此。他書載滄海公張進河間公移制中哥易水公張進晉陽公郭棟。此必正大間繼封。如史詠繼胡天作者。然不可攷矣。封建本末。都不可攷。載筆者失其詳故也。國重文獻。以此。

粘葛奴申完顏婁室烏古論錫

贊曰晉劉越石長於撫納短於駕馭以故取敗粘葛奴申陳州之
事殆類之矣三婁室皆金內族唯大婁室死得其所其兩婁室讒
賊人也襄成事急醉不能軍乃運一死金失政刑一至於此烏古
論錫幸蔡之請雖非至謀區區初忠以讒見忌哀宗之明益可知
矣

論得其情。斷合乎義。吳兢之烈也。

世感傳

贊曰。天子娶后。王姬下嫁。豈不重哉。秦漢以來。無世世甥舅之家。關雎之道。缺外戚驕盈。何彼穠矣。不作。王幾肅難之義。幾希矣。蓋古者異姓世爵。公侯與天子為昏。因他姓不得參焉。女為王后。已尚。王姬而自貴。其貴富厚。不加馬寵榮。不與馬使。漢唐行此道。則無呂氏。王氏。武氏之難。公主下嫁。各安其分。各得其所矣。全之徒。單等。懶唐括蒲察裴。滿紇石烈。僕散皆貴族也。天子娶后。必於是。公主下嫁。必於是。與問之齊紀。無異。此昏禮之最得宜者。盛於漢唐矣。

婚姻取伉儷之義。此制近是。然因時通變。亦未可執一而論也。

忠義傳

樂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公卿大夫居其位。食其祿。國家有難。在朝者死其官。守郡邑者死城郭。治軍旅者死行陣。市井草野之臣。發憤而死。皆其所也。故死得其所。則死欲有甚於生者焉。金代褒死節之臣。既贈官爵。仍錄用其子孫。貞祐以來。其禮有加。立祠樹碑。歲時致祭。可謂至矣。末段說到食報上。猶是世俗之見。

文藝傳

金初未有文字。世祖以來漸立條教。太祖既興。得遼舊人用之。使
介注復其言。已文。太宗繼統。乃行選舉之法。及伐宋。取汴。經籍圖
宋士多歸之。熙宗款謁先聖北。面如弟子禮。世宗章宗之世。儒風
丕變。庠序日盛。士繇科第。位至宰輔者接踵。當時儒者雖無專門
名家之學。然而朝廷典策。隣國書命。粲然有可觀者矣。金用武得
國。無以異於遼。而一代制作。能自樹立。唐宋之間。有非遼世所及。
以文而不以武也。傳曰。言之不文。行之不遠。文治有補於人之家。
國。豈一日之效哉。作文藝傳。

金之文治非遼世所及尊尚中夏而不敢妄為絜度可謂識外
內之分

孝友傳

孝弟力田自漢以來有其科章宗嘗言孝弟之人素行已備雖有
希覬猶不失為行善庶幾帝王之善訓矣夫金世孝友見於旌表
載於史冊者僅六人焉不濫作孝友傳
取善欲寬章宗之厚德立傳惟嚴史臣之公心此贊極有深意

十一 卷三十五

隱逸傳
贊曰金世隱逸不多見今於簡冊所有得十有二人焉其卓爾不
群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勒試進士主司發策問宋徽欽之罪承亮
長揖而去之方金人重舉業杜時昇居山中首以伊洛之學教後
進宋可不顧仕金質其子為質寧棄而不就遂以無子雖制行過
中豈不賢於殺妻以求大將者乎大夫士見善明用心剴故能為
人所難為者如此

隱逸傳

贊曰金世隱逸不多見今於簡冊所有得十有二人焉其卓爾不
群者三人褚承亮宋人勒試進士主司發策問宋徽欽之罪承亮
長揖而去之方金人重舉業杜時昇居山中首以伊洛之學教後
進宋可不顧仕金質其子為質寧棄而不就遂以無子雖制行過
中豈不賢於殺妻以求大將者乎大夫士見善明用心剴故能為
人所難為者如此

見善明故能逸用心剴故能隱揭出幽人肝膽

十一 卷三十五 隱逸 九十 大來堂

金自穆宗號令諸部不得稱都字堂於是諸部始列於統屬太祖命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一如郡縣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畫封疆分建守令熙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彫勅之餘休養生息迄於明昌永安之間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泰和用兵郡縣多故吏治衰矣宣宗尚刀筆之習嚴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豈弟之政罕見稱述焉金百餘年吏治始終可攷於是作循吏傳

循吏傳

金自穆宗號令諸部不得稱都字堂於是諸部始列於統屬太祖命三百戶為謀克十謀克為猛安一如郡縣置吏之法太宗既有中原申畫封疆分建守令熙宗遣廉察之使循行四方世宗承海陵彫勅之餘休養生息迄於明昌永安之間民物滋殖循吏迭出焉泰和用兵郡縣多故吏治衰矣宣宗尚刀筆之習嚴考核之法能吏不乏而豈弟之政罕見稱述焉金百餘年吏治始終可攷於是作循吏傳

二十一 史記卷三十五 循吏 九十一 大宋堂

酷吏傳

太史公有言。法家嚴而少恩。信哉斯言也。金法嚴密。律文雖因前代而增損之。大抵多整重典。熙宗迭興大獄。海陵剪滅宗室。鈞棘傳會。告姦上變者。賞以不次。於是中外風俗一變。咸尚威虐。以為事功而讒賊作焉。派毒遠邇。慘矣。金史多闕逸。據其舊錄。得二人。馬作酷吏傳。

刑賞開乎風俗。以之遂成其私。所損元氣非小。曰得二人。馬。猶幸乎其少耳。

佞幸傳

世之有嗜慾者。何嘗不被其害哉。龍天下之至神也。一有嗜慾。見制於人。故人君亦然。嗜慾不獨柔曼之傾意也。征伐畋獵。土木神仙。彼為佞者。皆有以投其所好。馬金主內。盡散色外。好大喜功。莫甚於熙宗海陵。而章宗次之。金史自蕭肄至昏。持國得佞臣之尤者。七人皆被寵遇。於三君之朝。以亡其身。以蠹其國。其禍皆始於此。可不戒哉。作佞幸傳。

蜂有蠶。以觸物為快。蠶盡物傷身。亦旋滅。小人亦然。

列女傳

漢成帝時劉向始述三代賢妃。洙、女、及、淫、佚、奢、僭、興、亡、盛、衰、之、所、
由、彙、分、類、別、號、列、女、傳、因、以、諷、諫、范、曄、始、載、之、漢、史、古、者、女、子、生、
十、年、有、女、師、漸、長、有、麻、采、絲、繭、之、事、有、祭、祀、助、奠、之、事、既、嫁、職、在、
中、饋、而、已、故、以、無、非、無、儀、為、賢、若、乃、發、居、寡、處、患、難、顛、沛、是、皆、婦、
人、之、不、幸、也、一、遇、不、幸、卓、然、能、自、樹、立、有、烈、丈、夫、之、風、是、以、君、子、
異、之、

先著明列傳之人。又自從小說到長。從常說到變。叙次鑿鑿有條緒。

二十一 史記卷之八十八 史記卷之八十八 史記卷之八十八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於士庶故掌宮寺之事謂之
婦寺焉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世唐世繼者皆為閹人其初進
也性多巧慧便辟善回恩寵及其得志黨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
宦者凶唐又甚焉世儒論宦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極也金
法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紈章宗時
有梁道季新喜天政二君為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
後宮金史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涇漏守恒頗能諷
詩宣氣時有裨益蓋備之佼佼鐵之錚錚者也作宦者傳

宦者傳

古之宦者皆出於刑人刑餘不可列於士庶故掌宮寺之事謂之
婦寺焉東漢以來宦者養子以繼世唐世繼者皆為閹人其初進
也性多巧慧便辟善回恩寵及其得志黨比糾結不可制東漢以
宦者凶唐又甚焉世儒論宦者之害如毒藥猛虎之不可極也金
法置近侍局嘗與政事而宦者少與焉惟海陵時有梁紈章宗時
有梁道季新喜天政二君為所誤多矣世傳梁道勸章宗納李妃
後宮金史不載梁道始末弗得而論次之惟宋涇漏守恒頗能諷
詩宣氣時有裨益蓋備之佼佼鐵之錚錚者也作宦者傳

二十一 史記卷之八十八 史記卷之八十八 史記卷之八十八
九十五 大東堂

指列盡情。見之而怒者。其同類也。見之而喜者。斯稱賢矣。

方伎傳

金世如武頑。充之信。而不誣。劉完素。張元素之治。廢通變。學其術者。皆師尊之。不可不記云。

四言括盡全旨。寧必繁稱。以誇博洽。

逆臣傳

論曰、金九主、遇弒者三、其逆謀者十人、熙宗之弒、惟大興國一人、世家殺其罪而磔之、思陵之側、徒單貞雖誅、未聞暴其罪狀、後以戚畹、又復贈官追封、餘秉德、唐括辯等六人、皆以他罪誅、海陵之弒、其首惡為完顏元宜、則令終焉、衛紹王之弒、曰胡沙虎不死於司敗之誅、而死於高琪之手、古所謂弒君之賊、人得而討之者、謂請於公上、而致討焉、如孔子之請討陳恒是也、豈有如琪之擅殺、而以為功者乎、金之政刑、其亂若此、國欲不亡、其可得乎、刑書凜然、諸賊子雖倖免于一時、不能逃乎萬世、可畏哉。

三十一日 卷三十一

... 臣傳 ... 張覺 ... 梁之 ... 心覺 ... 豈為 ... 宋者 ... 哉不 ... 過 ... 乘時 ... 以微 ... 利耳 ... 耶律 ... 余睹 ... 從宗 ... 望追 ... 天祚 ... 曾不 ... 遺餘 ... 力功 ... 成驕 ... 溢自 ... 取誅 ... 滅弗 ... 哉正 ... 隆佳 ... 兵契 ... 丹作 ... 難傳 ... 曰夫 ... 兵猶 ... 火也 ... 弗戢 ... 將自 ... 焚可 ... 不戒 ... 哉

狀臣傳

贊曰。金人以燕山與宋。遂啟張覺。跳梁之心。覺豈為宋者哉。不。過。乘。時。以。微。利。耳。耶。律。余。睹。從。宗。望。追。天。祚。曾。不。遺。餘。力。功。成。驕。溢。自。取。誅。滅。弗。哉。正。隆。佳。兵。契。丹。作。難。傳。曰。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可。不。戒。哉。

朱子若曰。乘時微利。千古叛臣心事。如出一轍。鄙哉。

史論資 卷三十一 叛臣 九十八

西夏傳

贊曰夏之立國舊矣其臣羅世昌譜叙世次稱元魏魏哀微居松州者因以舊姓為托跋氏按唐書黨項八部有托跋部自黨項入居銀夏之間者號平夏部托跋思恭以破黃巢功賜姓李氏兄弟相繼為節度使居夏州在河南繼遷再立國元昊始大乃北渡河城興州而都之其地初有夏綏銀宥靈鹽等州其後遂取武威張掖酒泉燉煌郡地南界橫山東距西河土宜三種善水草宜畜牧所謂涼州畜牧甲天下者是也土堅腴水清冽風氣廣莫民俗疆梗尚氣重然諾敢戰鬪自漢唐以水利積穀食邊兵興州有漢唐

二渠甘涼亦各有灌溉。土壤雖小，能以富強。地勢然也。五代之際，朝興夕替，制度禮樂，盪為灰燼。唐節度使有鼓吹，故夏國興樂，清厲頓挫，猶有鼓吹之遺音焉。然能崇讓儒術，尊孔子以帝稱，其文帝辭命，有可觀者。立國二百餘年，抗衡遼金宋三國，倜儻無常，視三國之勢強弱，以為異同焉。故近代學者，記西北地里，往往皆臆度言之。匪神有作，天下會於一驛道，往來視為東西州矣。叙次世系，以及賜姓立國，疆界畜牧之廣大，土宜水利之膏腴，民俗風氣之雄武，禮樂文章，燁然觀聽，可謂備極形容矣。

高麗傳

贊曰：金人本出靺鞨之附於高麗者，始通好為隣國，既而為君臣。貞祐以後，道路不通，僅一舟見而已。入聖廟，猶子孫相傳，自為治，故不復備論，論其與金事相涉者焉。
簡潔明勁。

元史

元史小引

元史創于胡粹中而其間又有作者宋潛溪曰元之舊史
往往詳于記善略于懲惡是蓋當時史官有所忌諱而不
敢直書之耳不知一言之褒足以伸抑鬱之氣生忠義于
九原一字之貶足以發潛瀆之幽而誅奸諛于既死史官
權重自古紀之元仁宗不云乎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
史院尤重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則萬世公論此意
與東萊途人君子之說互有發明至今推為名言以彼春

秋之時王綱解紐周官三百六十咸曠其職惟史官不失
其守元旣變夷從夏與凡君臣政教固宜實錄恆乎當日
史官不備或多失于紀載雖然百人醉一人醒猶可以止
衆強百禮廢一禮存猶可以推舊典今從潛溪修正之本
細輯論贊寧詳于紀志表而略于列傳非逞臆也自世祖
混一以後凡十君得年八十有九昔人所謂胡虜無百年
之運于茲驗矣及考其行事惟仁英二代多可采取其時
以理學名者姚樞趙復許衡吳澄朱公遷暨處士金履祥
許謙吳萊劉因而已以政事顯者邪律楚材廉希憲答剌
罕哈范梈脫脫而已正直敢諫則有阿沙不花拜住忽多
魯兒澤張養浩巉巉諸人博學弘辭則有李孟虞集虞槃
楊載揭傒斯諸人文武將相則有孛羅史天澤伯顏諸人
夫遠則紀傳寡而事簡近則聞見多而事詳固無俟乎求
備也况史裁漸不及古是集意在徵文故取其尤要者列
于編

古吳沈國元飛仲題



二十一史論贊目錄

古吳 沈國元 飛仲 批選 子 沈 琦 韓來 較

沂水 高 鈐 雙南 全閱 南陽 呂錫 熊天璋 全恭

禾中 沈偉 辰君輔 蒲東 任家駒 千里

元史

本紀

太祖

太宗

世祖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成宗

武宗

仁宗

英宗

泰定帝

志

天文

五行

曆志

地理

河渠

禮樂

祭祀

輿服

選舉

百官

食貨

兵志

二十一
論

元史目錄

二

刑澹

表

后妃

宗室世系

諸王

諸公主

三公

宰相年表

列傳

儒學

良吏

孝友

隱逸

契女

釋老

方技

宦者

宰相

二十一 命續

元之日錄

三

皇明 宋濂 脩 明 沈國元 閱

本紀

太祖 奇渥溫姓名鐵木真胡人部燕

帝○深○沉○有○大○略○用○兵○如○神○故○能○滅○國○四○十○遂○平○西○夏○其○奇○勲○偉○跡○甚○衆○惜○乎○當○時○史○官○不○備○或○多○失○於○紀○載○云○

宋寧宗嘉定元年而元太祖鐵木真始稱帝至宋理宗朝紹定初元合宋伐金金使人至宋曰元滅國四十及夏夏亡及我我亡必及宋矣此必然之勢也宋不聽後果如其言想天之所與

人謀不能勝之耳。

太宗高澗台

帝到明雄毅沉斷而寡言不樂燕飲不好侈靡雖后妃不許之過
制初太宗朝群臣擅權政出多門至是凡有詔旨帝必親起州更
易教四然後行之御群臣甚嚴嘗諭旨曰爾輩若得朕獎諭之言
即志氣驕逸志氣驕逸而灾禍有不隨至者乎爾輩其戒之性喜
畋獵自謂遵祖宗之法不蹈襲他國所為然酷信巫覡卜筮之術
凡行事必謹叩之殆無虛日終不自厭也
親草詔旨一節真可為後世法則

世祖忽必烈

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王順渠曰。元之有天下。大略與托跋氏相類。其君臣之賢。亦正相當。魏之國祚稍長。而未能混一海內。元能致一統之盛。而享國稍不及焉。凡若此者。君子所謂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或曰。天地限華夷之界。聖人嚴華夷之辨。豈肯命夷狄為中華之主。托跋蒙古之事。乃天地翻覆非常之變也。曰。是不知天道者也。夫天道也者。理一而分殊者也。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

殊所以為義限其界嚴其分使之各止其所者分之殊也義也
並生並育無遺無莫者理之一也仁也斯固並行而不悖矣且
所以限之嚴之者為有華而有夷也為華為華而夷為夷也設
使中華無主與雖有之而失其所以為主之道而夷狄之中有
能卓然傑出足以整頓人物代天子民者生於其時則推皇天
父母斯民之意亦何為而適莫其間必欲伸此而抑彼哉譬之
人家嫡子不肖弗克負荷而庶孽之中適有繼志述事之賢為
之考者將誰付托也邪宋自徽欽不道崇信奸回囚奴正士招
亂放霧身辱國人已不足為中華之主矣而中華之民則未嘗
遂棄之也南渡之後父老望其旌旗者如望雲霓士女思其撫
綏者如思父母而高宗漠然不顧益竄而南殺忠良以快仇敵
之心甘屈伏以沮遺黎之志不惟不能為中華之主而且自絕
於中華之人也夫絕人者人亦絕之人絕者天亦絕之此理勢
之自然也當是時也皇矣上帝眷求民主苟有可以濟世安民
稍息天下之亂者則天必命之矣何暇屑屑於華夷之辨哉况
元之有中華乃取之於金狄非取之於宋也元之帝中華乃用
夏而變夷非以夷而稍夏也其立國經制之詳愛民惻怛之寔
具在史冊昭然可考忠恕君子平心觀之取舍之極寔矣且一

爵一級。分至卑也。一飲一啄。惠至微也。苟非其人之所當有。有終身役役而卒不得者。况尊為天子。富有四海。傳世十四五帝。享國百六七十。年。非天子之命。何以與斯。而乃斥以夷狄。指為割讓。謂君子不當仕於其朝。謂臣工不得盡心所事。舛繆甚矣。是豈得為知有天道者哉。詩云。溥天之下。云云。主臣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於元人矣。當是時。不待仕於其朝。然後為臣。凡居其土而食其毛者。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若如或者之說。則生斯世也。斯民也。將焉注其。其亦不通甚矣。或曰。若然。則元之享國。宜與漢唐並永。而卒不能何也。是正可以見天地。

無適無莫之心。天下理一。分殊之道也。中華無主。不得已而命夷人之賢者主之。譬之以孽代宗。乃權道也。歷時之久。嫡復生子。既長而賢。則祖考所傳之爵位。皆產為孽子者。安得久假而不歸哉。宋金之季。天下亂極。中國之聖人未生。而夷狄之賢豪偶出。天固不得已而付托之矣。我太祖者。乃天地再合。貞元再會。篤生繼天立極之聖嫡也。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兵魔所臨。勢如破竹。至正之君。不敢力爭血戰。開門夜遁。安知非冥冥之中。陰有以啟之也耶。太祖許其知天命。而謚以順正。以是耳。夫其去也。既以中原有主。

順天命而去則其來也必以中原無主承天命而來。繇是觀之。則天之為民立君也。於無所偏倚之中。而寓有所分別之意。仁之至義之盡也。故曰是正可以見云云之道也。或者昧此。乃以為天地翻覆非常。必欲詆斥不齒。其亦徧之乎。其為量矣。惟聖人能達天德。我

聖祖之見萬世臣子之所當遵者也。嗚呼。廣矣大矣。世祖元之賢君也。自在藩邸。尊禮儒碩。如劉秉忠。許衡。廉希憲。姚樞。竇默。諸賢皆極親信。賴之創業垂統。後世有述焉。豈肯置儒於媚丐之間哉。此必謝氏仇家溢惡之言。決不可信。

成宗鐵木耳世祖孫

成宗承天下混一之後。垂拱而治。可謂善於守成者矣。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凡國家政事。內則決於宮壺。外則委於宰臣。然其不致於廢墜者。則以去世祖為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成宗世祖太子真金第三子也。真金仁孝恭儉。受學於姚樞。竇默許衡諸大儒。天下係心。不幸為奸黨。答即古阿散等所構。發臺臣內禪之謀。失懽。世祖竟以憂死。世祖既崩。帝來會喪。王昔伯顏以大義責諸王。奉為天子。嗣位十三年。號稱守成。令主本之貽謀者善也。

武宗海山順宗子

武宗當富有之大業。慨然欲創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盛。而
選授之官衆。賜賚太隆。而泛賞之恩溥。至元太德之政。於是稍有
變更云。

成帝既崩。太子德壽先死。海山當立。而遠在北邊。成后乃屬意
安西。聽左相謀。欲斷其歸路。賴田忠良張昇何瑋力爭之。其事
遂寢。哈剌哈孫奉迎海山。恐懷寧道遠。內難間作。先南迎愛育。
黎拔力八達於懷州。李孟力贊愛育。疾至京師。中外始定。既海
山北至。愛育讓位。約以兄終弟及。武宗後致位仁宗。當時人心。

未嘗不快真金之君子孫世為天子。而後世尚論者感海山兄弟之讓。謂夷狄之君賢於諸夏也。言武宗寵伶官為平章。加宦寺為丞相。任西僧為學士。使當日武宗不立無道。不至若是極。而竟遺其傳弟之次節。豈得謂之平哉。

大宋堂

仁宗愛育黎蒸。刀。達順宗次子

仁宗天性慈孝。聰明恭儉。通達儒術。妙悟釋典。嘗曰。明心見性。佛教為深。脩身治國。儒道為切。又曰。儒者可尚。以能維持三綱五常之道也。平居服御質素。澹然無欲。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不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之成憲云。

仁宗在中宮。能爭歐僧。斷截之刑。而即位之時。猶遣李邦寧釋奠於孔子。皆盛德之表。表者。惟後日負傳弟之約。自立其子視。

仁宗

武宗有慙色耳

一 史記 卷三十六 英宗

英宗 碩德八剌仁宗子

英宗性剛明嘗以地震減膳撤樂避正殿有近臣稱觴以賀問何
 為賀朕方脩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匡輔反為諂耶斥出之拜住
 進曰地震乃臣等失職宜求賢方見以代君臣曰毋多遜此朕之過也快當戒
 群臣曰卿等居高位食厚祿當勉力圖報苟或貧乏朕不惜賜汝
 若為不法則必刑無赦朕人八思吉思雖事朕日久今其有罪當論如
 法嘗御鹿頂殿謂拜住曰朕以幼冲嗣承大業錦衣玉食何求不
 得惟我祖宗以櫛風沐雨戡定萬方曾有此樂耶卿元勲之裔當
 體朕至懷毋忝爾祖拜住頓首對曰創業惟艱守成不易陛下睿

二十一 史記 卷三十六 英宗 九

二一史言考 卷三十一 英宗 十

思及此億兆之福也。又謂大臣曰：中書選人署事，未旬日，御史臺即政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之下，遺逸良多。卿等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即其明斷如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云。

英宗孝友仁諄，元子之日，時有令德。即位以後，海內望治，而鐵失謀逆變起南坡，君相同盡，論者以其果殺所致，而不知失繇于不衛之故也。仁宗崩，歷四日，鐵失送兒，以太后命入中書，殺大臣蕭拜住、楊朵兒只，大奸著矣。李孟之遷封事之奏，主嘗折之，及其死而始毀碑奪爵，抑何晚也。鐵失與送兒相結為父子。

既藉送兒家，而鐵失仍領左右阿宿衛，是明與以隙也。且柳林之獵，鐵失入見，至顧宦者曰：朕見此人，深有所懼，則主已久慮鐵失之難制矣。不蚤為之，所何歟。

一史論考 卷三十一 英宗 十

志

天文志

宋自靖康之亂儀象之器盡歸於金元興定鼎於燕其初襲用金
 舊而規環不協難復施用於是太史郭守敬者出其所創簡儀仰
 儀及諸儀表皆臻於精妙卓見絕識蓋有古人所未及者其說以
 謂昔人以管窺天宿度餘分約為大半少未得其的乃用二線推
 測於餘分纖微皆有可考而又當時四海測量之所凡二十有七
 東極高麗西至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是亦古人之所未及為
 者也自是八十年間司天之官遵而用之靡有差忒而元日月薄

食五緯凌犯慧孛飛派暈珥虹霓精稜雲氣等事其係於天文占候者具有簡冊存焉若昔司馬遷作天官書班固范曄作天文志其於星辰名號分躔次舍推步候驗之際詳矣及晉隋二志寔唐李淳風撰於夫二十八宿之躔度二曜五緯之次舍時日灾祥之應分野休咎之別彌極詳備後有作者無以尚之矣是以歐陽脩志唐書天文先述法象之具次紀日月食五星凌犯及星變之異而凡前史所已載者皆略不復道而近代史官志宋天文者則首載儀象諸篇志金天文者則唯錄日月五星之變誠以璣衡之制載於書日星風雨霜雹雷霆之灾異載於春秋慎而書之非史氏

之法當然固所以求合於聖人之經者也今故擬其事例作元天文志

繆躬全曰史以合經為法見道之言

五行志

元起朔漢方太祖西征角端見於東印度為人語云汝嘉直早還
意者天告之以上殺也憲宗討八赤蠻於寬田吉思海會大風吹
海水盡涸濟師大捷憲宗以為天與我也以此見五方不殊性其
於畏天有不待教而能者世祖兼有天下方地既廣郡邑交變蓋
不絕書而妖孽禍眚非有司言狀則亦不得具見昔孔子作春秋
所紀災異多矣然不著其事應聖人之知猶天也故不妄意天欲
人○溪○自○謹○焉○乃○奉○洪○範○倣○春○秋○之○意○攷○次○當○時○之○災○祥○作○五○行○志
蔡雲怡曰角端之出甚奇或者印度諸國乃佛氏出見之地故

神通變見。以止元祖之終也。楚材之詭辭以對事。雖不經。然
契佛肯矣。
陳秋濤曰。天文曰慎書。五行曰不妄。總是欲人畏天自謹之意。
良史深心。於此可見。

曆志

元初承用金大明曆。庚辰歲。太宗西征。五月望。月蝕不効。二月五
月朔。微月見於西南。中書令耶律楚材以大明曆後天。乃損節氣
之分。減周天之秒。去交終之率。治月轉之餘。譚兩曜之後。先調五
行之出。歿以正大明律之失。且以中元庚午歲。國兵南伐。而天下
略定。推上元庚子歲。天正十一月壬戌朔。子正冬至。日月合璧。五
星聯珠。同會虛宿六度。以應太祖受命之符。又以西域中原地里
殊遠。創為里差。以增損之。雖東西萬里。不復差忒。遂題其名曰西
征庚午元曆表上之。然不果頒用。至元四年。西域札馬魯丁撰進

萬年曆世祖稍頒行之十三年平宋遂詔前中書左丞許衡太子
贊善王恂都水少監郭守敬改治新曆衡等以為金雖改曆止以
宋紀元曆微加增益寔未嘗測驗於天乃與南北日官陳鼎臣鄧
元麟毛鵬翼劉巨淵王素岳鉉高敬等參攷累代曆法復測候日
月星辰消息運行之變參別同異酌取中數以為曆本十七年冬
至曆成詔賜名曰授時曆十八年頒行天下二十年詔太子諭德
李謙為曆議發明新曆順天求合之微攷證前代人為附會之失
誠可以貽之永久自古及今其推驗之精蓋未有出於此者也今
衡恂守敬等所撰曆經及謙曆議故存皆可攷據是邇異著於篇

惟萬年曆不復傳而庚午元曆雖未嘗頒用其為書備在因附著
於後使來者有攷焉作曆志

何玄子曰古曆天周與歲周小餘同於日度四分之一漢魏以
來漸覺不齊而破分之論起守敬乃用百年為率小餘之下增
損各一以之上推注古下驗方來無不脗合乃積年日法演積
分換之說皆所不用其所為曆測驗既精設法詳具今且九十
年無分毫差者舊儀悉多蔽礙且距齒有度刻而無細分以管
望星漸外則所見漸展尤難取的守敬所為儀但用天常赤道
四游三環三距設四游於赤道之上而附直距於四游之外與

雙環兩開同結環距端測日月星則以兩線相望取其正中所當之刻之度之分之秒至為切密八尺之表夏至景長尺有五寸千里為差一寸其說見於周官周髀唐一行雖嘗疑之而未之有以守敬乃為表比古制加五倍上施橫梁每日中以符竅測橫梁之景折取中數視舊法但取表端之景者加審矣

地理志

自封建變為郡縣有天下者漢隋唐宋為盛然幅負之廣咸不逮元漢梗於北狄隋不能服東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若元則起朔漠併西域平西夏滅女真臣高麗定南詔遂下江南而天下為一故其地北踰陰山西極流沙東盡遼左南越海表蓋漢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一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唐東西九千五百一十一里南北一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元東南所至不下漢唐而西北則過之有難以里數限者矣蓋嶺北遼陽與甘肅四川雲南湖廣之邊唐所謂羈縻之州往往在是今皆賦役之比於內

地而高。嚴守東籬。執臣禮。唯謹。亦古所未見。地大民衆。後世徂於治。安而不知詰。戎兵慎封守。積習委靡。一旦有變。而天下遂至於不可為。嗚呼。盛極而衰。固其理也。唐以前。以郡領縣。而已。元則有路府州縣四等。大率以路領州。領縣。而腹裏或有以路領府。府領州。州領縣者。其府與州。又有不隸路。而直隸省者。具載於篇。而其公董則沂。唐而止。馬作地理志。三元美曰。疆言秦富。言隋大言元。蓋千古正對馬。及其亡也。若行合而鑑照也。勢成於土崩。而盜發於蠟。磔也。

河渠志

元有天下。內立都水監。外設各處河渠司。以興舉水利。脩理河隄。為務。決雙塔。白浮諸水。為通惠河。以濟漕運。而京師無轉節之勞。導渾河。疏灤水。而武清平灤。無墊溺之虞。浚治河障。滹沱。而真定免決噬之患。開會通河。於臨清。以通南北之貨。跡陝西之三白。以溉關中之田。泄江河之淫潦。立捍海之橫塘。而浙右之民。得免於水患。當時之善言水利。如太史郭守敬等。蓋亦未嘗無其人馬。一代之事。功所以為不可泯也。今故著其開脩之歲月。工役之次第。歷叙其事。而分紀之作。河渠志。

丘氏曰按海運之法自秦已有之而唐人亦轉東吳梗稻以給
 幽燕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用之以足國則始於元馬史稱當
 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雖有風濤漂溺
 之虞然視河漕之費所得益多故終元之世海運不廢我
 朝洪武三十年海運糧七十萬石給遼東軍餉永樂初海運七十
 萬石至北京至十三年會通河通利始罷海運臣考元史食貨
 志論海運有云民無輓輸之勞國有儲畜之富以為一代良法
 又云海運視河漕之歛所得益多作元史者皆國初史臣其
 人皆生長勝國時習見海運之利所言非無徵者臣竊以為自

古漕運所從之道有三曰陸曰河曰海河漕視陸運之費省什
 三四海運視陸運之費省什七八蓋河漕雖免陸行而人輓如
 故海運雖有漂溺之患而省牽率之勞較其利害蓋亦相當今
 漕河通利歲運克積固無資乎海運也然善謀國者恒於未事
 之先而為意外之慮今於國家無事之秋尋元人海運故道別
 通海運一路與河漕並行江西湖廣江東之粟照舊河運而以
 浙西東瀕海一帶由海道運使人習知海道一日漕渠少有滯
 塞此不來而彼來是亦思患預防之先計也
 漕既魚利元時治水之功所以超軼諸代



禮樂志

傳曰元之禮樂揆之於古固有可議然自朝儀既起規模嚴廣而人知九重天君之尊至其樂聲雄偉而宏大又足以見一代興王之象其在當時亦云盛矣今取其可書者著於篇作禮樂志方爾止曰其理精微三代以下皆未可以汲求而况胡元乎曰取其可書史氏之厚道也

禮樂志

卷三十六 禮樂

二十

祭祀志

禮之有祭祀其來遠矣。天子者天地宗廟社稷之主。於郊社禘嘗有事守焉。以其義存乎報本。非有所為而為之。故其禮貴誠而尚質。務在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而已。漢承秦弊。郊廟之制。置周禮不用。謀議巡守封禪。而方士祠官之說興。兄弟相繼。共為一代。而統緒亂。迨其季世。乃合南北二郊為一。雖以唐宋盛時。皆莫之正。蓋未有能反其本而求之者。彼籩豆之事。有司所職。又豈足以盡仁人孝子之心哉。元之五禮。皆以國俗行之。惟祭祀稍稽諸古。其郊廟之儀。禮官所考。日益詳慎。而舊禮初未嘗廢。豈亦所謂不忘其

二十一 史記考

卷三十六 祭祀

二十一

大來堂

初者歟。然自世祖以來，每難於親其事。英宗始有意親郊，而志弗克遂。久之，其禮乃成。於文宗至大間，大臣議立北郊，而中輟。遂廢不講。然武宗親享於廟者三，英宗親享五，晉王在帝位四年矣。未嘗一廟見。文宗以後，乃復親享。豈以道釋禱祀薦禳之盛，竭生民之力，以營寺宇者，前代所未有。有所重，則有所輕。歟。或曰：北陸之俗，敬天而畏鬼。其巫祝每以為能親見所祭者，而知其喜怒。故天子非有察於幽明之故，禮俗之辨，則未能親格。豈其然歟。自憲宗祭天日月山，追崇所生與太祖並配。世祖所建太廟，皇伯木赤、察合、帶皆以家人禮祔於列室。既而太宗定宗以世天下之君，俱不復廟享，而憲宗亦以不祀，則其因襲之弊，益有非禮官之議所能及者。而况乎不禰所受國之君，而兄弟共為一世，乃有徵於前代者歟。夫郊廟國之大祀也。本原之際，既已如此，則中祀以下，雖有濶略無足言者。其天子親遣使致祭者三：曰社稷，曰先農，曰宣聖。而嶽鎮海瀆使者也。璽書即其處行事，稱代祀。其有司常祀者五：曰社稷，曰宣聖，曰三皇，曰嶽鎮海瀆，曰風師雨師。其非通祀者五：曰武成王，曰古帝王廟，曰周公廟，曰明山大川忠臣義士之祠，曰功臣之祠。而大臣家廟不與焉。其儀皆禮官所擬，而議定於中書。日星始祭於司天臺，而回回司天臺遂以榮星為職事。五福太乙

卷之三十一 禮志 郊廟 十一

有壇時以道流主之皆所未詳凡祭祀之事其書為太常集禮而經世大典之禮典篇尤備恭以累朝寔錄與六條政類序其因並錄其成制

侯雍瞻曰致之元史文宗至順元年冬十月辛酉帝始服大裘充冕親祀昊天上帝於南郊以太祖配蓋自世祖混一六合至是凡七世南郊祀之禮始克舉行焉乃知議禮難而行禮尤難也

按元之國俗凡祖宗祭享之禮尤貴馬撞將有事勅太僕司桐馬官奉尚飲者革囊盛送馬其馬性既與三牲同登於俎而割

奠之饌復與籩豆俱設將奠牲盤酌馬湏則蒙古大祝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日數牲齋品物致其祝語以次詣列室亦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於南樞是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禮行事如此史言因襲之弊非禮官之議所能及者其然乎



輿服志

元初立國、庶事草創、冠服車輿、並從舊俗、世祖混一天下、近取金
宋、遠法漢唐、至英宗親祀太廟、復置鹵簿、令攷之當時、上而天子
之冕服、皇太子冠服、天子之質孫、天子之五輅、與腰輿象輅、以及
儀衛隊仗、下而百官祭服朝服、與百官之質孫、以及於士庶人之
服色、粲然其有章、秩然其有序、大抵恭酌古今、隨時損益、兼存國
制、用備儀文、於是朝廷之盛、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有、以成一代之
制作矣。○作輿服志、而儀衛附見於後云。
顧派玉曰、恭酌古今、隨時損益、此帝王心法、為從來制作之本。

二十一 史記卷之三十六 官制 韓茂貽

異有求言有進書有童子其出於宿衛勳臣之家者待以不次其
用於宣徽中政之屬者重為內官又應叙有循常之格而超擢有
選用之科繇直省侍儀等入官者亦名清望以倉庾賦稅任事者
例視冗職捕盜者以功叙入粟者以資進至工匠皆入班資而與
隸亦躋派品諸王公主寵以投下俾之保任遠夷外徼授以長官
俾之世襲凡若此類殆所謂吏道雜而多端者歟矧夫儒有歲貢
之名吏有補用之法曰掾史令史曰書寫銓寫曰書吏典吏所設
之名未易枚舉曰省臺院部曰路府州縣所入之途難以指許雖
舉卿大夫亦往往由是躋要官受顯爵而刀筆下吏遂致竊權勢

舞文法矣故其銓選之備考覈之精曰隨朝外任曰省選部選曰
文官武官曰考數曰資格一毫不可越而或援吏或借資或優陞
或回降其縱情破律以公濟私非至明者不能察焉是皆文繁吏
弊之所致也今採摭舊編載於簡牘或詳或略條分類聚殆有不
勝其紀述者姑存一代之制
韓茂貽曰選舉情弊非至明者不能察可為銓衡針砭

二十一 史記卷之三十六 官制 韓茂貽 二十六

二十一 史記類 卷之六 宗室 三十七

宗室世係表
元之宗系藏之金匱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持其槩而考諸簡牘又未必盡得其詳則因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亦史氏法也作宗室世係表

宗室世係表

元之宗系藏之金匱石室者甚秘外廷莫能知也其在史官固持其槩而考諸簡牘又未必盡得其詳則因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亦史氏法也作宗室世係表
章五夏曰務求其詳將有強所不知之病非秉筆者之所安也因其固然良史之稱歸焉矣寧必以知傲人

二十一 史記類 卷之六 宗室 三十七

十一 史記卷三十一 諸王表

諸王表 元興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歲賜之頒分地之入所以盡夫展親之義者亦優且渥然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為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賜印之等猶前日也得諸掌故具著於篇作諸王表

諸王表

元興宗室駙馬通稱諸王歲賜之頒分地之入所以盡夫展親之義者亦優且渥然初制簡朴位號無稱惟視印章以為輕重厥後遂有國邑之名而賜印之等猶前日也得諸掌故具著於篇作諸王表

何述祖曰初簡後詳制度瞭然可稽文字之妙引之也

史記卷三十一 諸王表 三十八 大業堂

食貨志

元初取民未有定制及世祖立法一本於寬其用之也於宗戚則有歲賜於凶荒則有賑恤大率以親親愛民為重而尤惓惓於農桑一事可謂知理財之本者矣世祖嘗語中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成宗亦嘗謂丞相完澤等曰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完澤對曰歲入之數金一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矣自今敢以節用為請帝嘉納焉世稱元之治以至元大德為首者蓋以此自

時厥後國用寢廣除稅糧科差二者之外凡課之入日增月益至
 於天曆之際視至元大德之數蓋增二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
 日之蓄則以其不能量入為出故也雖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
 制元皆無之亦可謂寬矣其能兼有四海傳及百年者有以也夫
 故倣前史之法取其出入之制可攷者一曰經理二曰農桑三曰
 稅糧四曰科差五曰海運六曰鈔法七曰歲課八曰鹽法九曰茶
 法十曰酒醋課十有一曰商稅十有二曰市舶十有三曰額外課
 十有四曰歲賜十有五曰俸秩十有六曰常平義倉十有七曰惠
 民藥局十有八曰市糴十有九曰賑卹其著於篇作食貨志

許稽伯曰明乎出入之數則節省之心自生不讀此等書那得
 有真經濟出

兵志

兵者先王所以威天下而折奪奸宄。戡定禍亂者也。三代之制遠矣。漢唐而下。其法變更不一。大抵用得其道。則兵力富而國勢強。用失其宜。則兵力耗而國勢弱。故兵制之得失。國勢之盛衰。繫焉。元之有國。肇基朔漠。雖其兵制簡略。然自太祖太宗。滅夏剪金。震轟風飛。奄有中土。兵力可謂雄勁者矣。及世祖即位。平川蜀。下荆襄。繼命大將帥師。渡江。盡取南宋之地。天下遂定於一。豈非盛哉。考之國初。典兵之官。視兵數多寡。為爵秩崇卑。長萬夫者為萬戶。千夫者為千戶。百夫者為百戶。世祖時頗脩官制。內立五衛。以總

宿衛諸軍衛設親軍都指揮使外則萬戶之下置總管千戶之下置總把百戶之下置彈壓立樞密院以總之遇方面有警則置行樞密院事已則廢而移都鎮撫司屬行省萬戶千戶百戶分上中下萬戶佩金虎符符跌為伏虎形首為明珠而有三珠二珠一珠之別千戶金符百戶銀符萬戶千戶死陣者子孫襲爵死病則降一等總把百戶老死萬戶遷他官皆不得襲是法尋廢後無大小皆世其官獨以罪去者則否若夫軍士則初有蒙古軍撥馬赤軍亦古軍皆國人撥馬赤軍則諸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下無衆寡盡僉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偈戰鬪

下馬則屯墾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既平中原發民為卒是為漢軍或以貧富為甲乙戶出一人曰獨戶軍合二三而出一人則為正軍戶餘為貼軍戶或以男丁論嘗以二十丁出一卒至元七年十丁出一卒或以戶論二十戶出一卒而限年二十以上者充士卒之家為富商大賈則又取一人曰餘丁軍至十五年免或取匠為軍曰匠軍或取諸侯將校之子第充軍曰質子軍又曰禿魯華軍是皆多事之際一時之制天下既平嘗為軍者定八尺籍伍符不可更易詐增損丁產者覺則更籍其寔而以印印之病死戍所者百日外役次丁死陣者復一年貧不能役則聚而一

之曰合併貧甚者老無子者落其籍戶絕者別以民補之奴得縱
 自便者俾為其主貼軍其戶逃而還者復三年又逃者杖之授他
 役者還籍其繼得宋兵號新附軍又有遼東之虜軍契丹軍女直
 軍高麗軍雲南之寸白軍福建之畬軍則皆不出戍他方者蓋鄉
 兵也又有以技名者曰砲軍弩軍水手軍應募而集者曰荅刺軍
 軍其名數則有憲宗二年之籍世祖至元八年之籍十一年之籍
 而新附軍有二十七年之籍以兵籍係軍機重務漢人不閱其數
 雖樞密近臣職專軍旅者惟長官一二人知之故有國百年而內
 外兵數之多寡人莫有知之者今其典籍可考者曰兵制曰宿衛

曰鎮戍而馬政屯田站赤弓手急遞鋪兵鷹房捕獵非兵而兵者
 亦以類附焉作兵志
 極詳悉筆更清辨

刑法志
元興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律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
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簡除繁苛始定新律頒之有司號曰至元新
格仁宗之時又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號曰風憲
宏綱至英宗時復命宰執儒臣取前書而加損益馬書成號曰大
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
為條九十有四條格為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斷例為條七百十
有七大槩纂集世祖以來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
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笞數杖

刑法志

刑法志
元興其初未有法守百司斷理獄訟律用金律頗傷嚴刻及世祖
平宋疆理混一由是簡除繁苛始定新律頒之有司號曰至元新
格仁宗之時又以格例條畫有關於風紀者類集成書號曰風憲
宏綱至英宗時復命宰執儒臣取前書而加損益馬書成號曰大
元通制其書之大綱有三一曰詔制二曰條格三曰斷例凡詔制
為條九十有四條格為條一千一百五十有一斷例為條七百十
有七大槩纂集世祖以來法制事例而已其五刑之目凡七下至
五十七謂之笞刑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謂之杖刑其徒法笞數杖

三十四

數相附麗為加減。鹽徒盜賊既決而天錄之。派則南人遷於遼陽。迤北之地。北人遷於南方。湖廣之鄉。死刑則有斬而無絞。惡逆之極者。又有凌遲處死之法焉。蓋古者以墨劓剕宮大辟為五刑。後世除肉刑。乃以笞杖徒流死備五刑之數。元因之。更用輕典。蓋亦仁矣。世祖謂宰臣曰。朕或怒有罪者。使汝殺。汝勿殺。必遲回一二日。乃覆奏。斯言也。雖古仁君。何以過之。自後繼體之君。惟刑之恤。凡郡國有疑獄。必遣官覆讞。而從輕。死罪審錄無冤者。亦必待報。然後加刑。而大德間。王約復上言。國朝之制。笞杖十減為七。今之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不當又加十也。此其君臣之間。唯知輕典。

之為尚。百年之間。天下又寧。亦豈偶然而致哉。然其弊也。南北異制。事類繁瑣。挾情之吏。舞弄文法。出入比附。用譎行私。而完頑不法之徒。又數以赦宥獲免。至於西僧。歲作佛事。或恣意縱囚。以售其奸究。俾善良者。喑啞而飲恨。識者病之。然則元之刑法。其得在仁厚。其失在乎緩弛。而不知檢也。今按其寔。條列而次第之。使後世有以考其得失。作刑法志。

侯雲俱曰。條總委析。總屬祥刑之意。

表

后妃表

后妃之制厥有等威其來尚矣元初因其國俗不娶庶姓非此族也。不居嫡選。當時史臣以為舅甥之貴。蓋有周姬齊姜之遺意。歷世守之固可嘉也。然其居則有曰。幹耳朶之分。沒復有繼承守宮之法。位號之淆。名分之瀆。則亦甚矣。累朝嘗詔有司脩后妃傳。而未見成書。內廷事秘。今莫之考。則其氏名之僅見簡牘者。尚可遺而不錄乎。且一代之制存焉。闕疑而慎言。斯可矣。作后妃表。

侯硯德曰。內廷事秘。一語無限委曲。臣子敬慎之心宜爾。

百官志

元太祖起自朔土，統有其衆，部落野處，非有城郭之制，國俗淳厚，非有庶事之繁，惟以萬戶統軍旅，以斷事官治政刑，任用者不過一二親貴重臣耳。及取中原，太宗始立十路宣課司，選儒臣用之。金人來歸者，因其故官，若行省、若元帥，則以行省、元帥授之，草創之初，固未暇為經久之規矣。世祖即位，登用老成，大新制作，立朝儀，造都邑，遂命劉秉忠、許衡酌古今之宜，定內外之官，其總政務者曰中書省，秉兵柄者曰樞密院，司黜陟者曰御史臺，體統既立，其次在內者，則有寺、有監、有衛、有府；在外者，則有行省、有行臺、有

宣慰司有廉訪司其牧民者則曰路曰府曰州曰縣官有常職位
有常負其長則蒙古人為之而漢人南人貳焉於是一代之制始
俗百年之間子孫有所憑藉矣大德以後承平日久彌文之習勝
而質簡之意微僥倖之門多而方正之路塞官冗於上吏肆於下
言事者屢踈論列而朝廷訖莫正之勢固然也大抵元之建官繁
簡因乎時得失係乎人故取其簡牘所載而論次之若其因事而
置事已則罷與夫異教雜流世襲之屬名類實繁亦姑舉其大槩
作百官志

周天格曰覽元官制始末如從高鳴之言而罷尚書省從董文

用之言而詔御史臺得自選其屬從崔或之言而增給官吏俸
從趙天麟之言而汰從官皆政之大要美而可書者志中以事
為經以人為紀以勢為衡以時為權脉絡照應暗暗相關總不
出叙末數語

夫。天。之。言。而。始。於。此。其。意。亦。不。可。不。知。也。惜。乎。紀。載。弗。備。所。可。見。者。僅。此。而。已。作。諸。公。子。表。陳。士。業。曰。今。人。誌。銘。必。詳。女。氏。所。字。想。亦。倣。倣。此。意。

諸公子表

昔者史臣有言婦人內夫家雖天姬之貴史氏猶外而弗詳然元室之制非勳臣世族及封國之君則莫得尚主是以世聯戚畹者親視諸王其藩翰屏垣之寄蓋亦重矣則其世次顧可以弗之著耶且秦漢以來惟帝姬得號公主而元則諸王之女亦槩稱焉是又不可不知也惜乎紀載弗備所可見者僅此而已作諸公子表陳士業曰今人誌銘必詳女氏所字想亦倣倣此意



卷之三十六
四

三公表

古者三公之職。寅亮天地。燮理陰陽。以論道經邦者也。元初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公。自木華黎國王始為太師。後凡為三公者皆國之元勳。而漢人則惟劉秉忠嘗為太保。其後鮮有聞矣。其制又有太司徒。司徒太尉。司空之屬。朕其置否。不常人品。或混故置者。又或開府不開府焉。若夫東宮亦嘗置三師。三少而不恒有也。今固不得而悉著之。惟自木華黎而下。得拜三公者若干人。作三公表。

李仲休曰前史云有其人則充之。得拜二字。分耶倖耶。如何消

命
卷之三十六
三公表

四十一

大

宰相年表

宰相者上承天子下統百司治體繫焉元初將相大臣年月跡濶
簡續未詳者則闕之中統建元以來宰執之官其拜罷歲月之可
考者列而書之作宰相年表

沈孟舍曰何以拜何以罷顧思之際大可危懼

列傳

儒學傳

前代史傳皆以儒學之士分而為二。以經藝顯門者為儒林。以文章名家者為文苑。然儒之為學一也。六經者斯道之所在。而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故經非文則無以發明其旨趣。而文不本於六藝。又烏足謂之文哉。繇是而言。經藝文章不可分而為二也。明矣。元興百年。上自朝廷內外名宦之臣。下及山林布衣之士。以通經能文顯著當世者。彬彬馬衆矣。今皆不復為之分別。而采取其尤卓然成名。可以輔教傳後者。合而錄之。為儒學傳。

周二為曰合傳良是議亦卓然不磨

良吏傳

元初風氣質寔公○確與漢初相似○世祖始立各道勸農使○又用五事課
守令以勸農繫其銜○故當是時良吏班班可見○亦寬厚之效也○然
自中世以後循良之政○史氏缺於紀載○今據共事蹟之可取者作
良吏傳○

張仲乾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寬厚之效一語○令人主
鯁馬自反○此史筆着神處○

孝友傳

世言先王浚民無善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
義聞者蓋不乏焉豈非天理民彝之存於人心者終不可泯歟上
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勸獎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
以漸復矣。

施大沾曰語語感動真良史之筆。



隱逸傳

元之隱士亦多矣。如杜瑛遺執政書。暨張特立居官之政。則非徒
隱者也。蓋其得時則行。可隱而隱。頗有古君子之風。而世主亦不
強之使起。可謂兩得也。已自是以隱逸稱者。蓋往往而有。今據其
可傳者焉。

施子長曰。有可出之才。斯有可隱之節。割做兩截。便出不成出。
處不成處矣。遼史不以隱逸輕與人。止傳卓行嚴哉。

張四一曰。此論從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豈能遂先
生之高哉。兩語脫化。

四
行
本

文
獻
館

